

滬戰實錄

楊紀編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楊 紀編著

滬 戰 實 錄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治中先生序

日本帝國主義者爲實行其大陸政策，始則發動九·一八「瀋陽事件」，一舉而佔領東北四省，今又發動七·七「盧溝橋事件」，更欲一舉而佔領華北五省，然後逐步南侵，以遂其併吞中國之志，其用心之毒辣，蓋已灼然共見，獨是每次發動戰爭，必以上海遙相呼應者，何也？良以上海爲吾國經濟中心，敵人欲使我根本喪失抵抗力量，以制我之死命，必先粉碎此東方市場，以斷絕我物資之接濟，故一·二八事件乃繼九·一八而起，八·一三事件則繼七·七而起，此中步驟井然，如循軌轍，我爲爭取民族生存與國家人格，不得不奮起抗戰，而在上述兩次戰役中——一·二八及八·一三——我軍所表現之戰鬥精神及戰鬥能力，正足以向世界充分說明我中華民族確有保衛國土，拒止侵略之偉大力量，且日寇暴力之不足畏，亦於此得一實證矣。大公報記者楊紀先生，在一·二八及八·一三兩役中，爲執行職務，曾多次冒險，奔走前線，實地觀察，茲就其所得，輯而成篇，將

付諸梓，余以其論述具有獨到見解，足以激發國人抗戰情緒，益堅民族自信之心，爰書此贈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張治中序於巢縣

胡政之先生序

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的上海戰事，乃是這次中日大戰的序幕。我們經過了三閱月的奮鬥，樹立了抗戰必勝的信心，粉碎了敵人統治中國的迷夢。在這一百天的淞滬戰場上，我們不但遺留著無數量的亘古不磨的壯烈遺跡，並且得過了古今少有的軍事教訓，這不止在現代有忠實紀錄的價值，在將來尤其有悠久地參考的作用。楊紀先生刊行這本書，便是為著這宗神聖的使命！

本來像這次的中日戰爭，動員了全中國的軍隊，不分南北，無間新舊，人人奮勇，个个當先，在最高領袖的統一指揮之下，大家肩摩踵接地步踏著戰友的血跡前進，與我們全民族的敵人——即萬惡的日本軍閥——拚命，實在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上空前的奇蹟。我們讀著古人「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對於這些南北戰場上若干萬為國捐軀的健兒們，轉不勝欣羨其幸運；就是在前方奔走於槍林彈雨之中的新聞記者們，以一個文弱書生，一樣地出生入死，憑著一

支筆爲國軍作抗戰實錄，執行槍桿與筆桿合作的大任務，其幸運也值得我們一般國民的羨慕。楊紀卽是此類幸運兒之一，我想凡讀此書者，當與我有同感。

楊紀少習軍旅，北伐時曾經於役行間，參與東征，後來脫離軍隊，從事丹鉛，「一·二八」戰起，又嘗載筆從軍，頗有造述，識者稱之。前年服務上海大公報，擔任外勤，同人祇知道他是一個富於情感長於肆應的人才，初不料滬戰爆發，他卽請命從征，迭赴前線，調查探訪，出其卓越的素養，運以勇決的膽識，履險如夷，克盡厥職，而紀敘明晰，觀察精密，其文字也能曲曲達意，所以一文刊布，萬衆爭傳，楊紀之名，頗爲讀者所矚目，這都是蓄之有素，却決不是憑幸運得來。本書所收的不過是滬戰紀錄之一部，現在抗戰方在進行，還須國人努力，楊紀從軍的志願，依然熱烈，我們很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給他以更好的機會，重赴前線，繼續其筆桿與槍桿合作的工作，我相信，其成績必定比本書的收穫還要好！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胡政之序於香港大公報館

目次

張治中先生序	一
胡政之先生序	三
一・二八之役	三
戰區鳥瞰	一
軍事回憶	三
壕塹之話	五
臺兵閑談	七
標語詮釋	九
停戰協定	一〇

救濟問題

.....一

八月預言

.....二

八・一三之役

滬戰揭幕

.....四

司令部中

.....七

前線將帥

.....九

滬戰形勢

.....三

蘇州河畔

.....六

上海治安

.....九

隔岸觀火

.....一

西線戰事

.....三

浦東情報	三六
夜行散記	四〇
羅店之戰	四三
突貫攻擊	四六
戰區遠足	五〇
整個戰局輪廓	五〇
敵軍戰鬥能力	五四
我軍戰術檢討	五七
我軍戰略檢討	六一
我軍政略檢討	六五
戰區興革諸事	六九
別張治中將軍	七二

滬戰一月記	七五
後發先至	七五
空軍處女戰	七六
步兵奇蹟	七七
礮戰	七八
翼攻擊	八〇
第一道防線	八一
敵將傷亡表	八四
滬戰二月記	八六
敵情大概	八六
緒戰	八八
運動戰	八九

陣地戰……………九〇

將來如何……………九一

大場必守論……………九一

關北退却記……………九五

孤軍將領題名錄……………九八

紙上談兵錄……………九九

清算期的現勢……………九九

全部敵情……………一〇二

滬戰比較觀……………一二

步兵奇蹟……………一五

泰山鴻毛……………一九

南戰場日知錄……………二一

滬戰實錄

六

守上海

一三二

跋文

一三七

滬戰實錄

一·二八之役

戰區鳥瞰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晚上，駐在上海虹口的日本海軍陸戰隊鼓着由東北流來的餘波，蠻橫無理的開始向我防區內之第十九路軍襲擊。其初曾大言不慚的宣稱四個鐘頭內即可解決我軍。及至交綏以後，共歷一千零四個鐘頭，我軍猶自沉着的固守在第二道防線。使全世界不能不對新與中國改觀。由於愛國心和戰鬥力上着實表現出不可悔的新精神；雖則戰區內無數的生命財產毀滅在日軍的鐵蹄之下，可是現代的國家的趨勢，誰不把基礎建築在鐵血上面。

東南戰場的廣大，包括着上海西東北市區、寶山、太倉、嘉定等三縣。常熟、青浦、崑山、吳縣、杭州等



處也受着很大的間接的損失！人民死亡總要近千，財產損失估計要值數十億元。我軍陣亡官兵四千四百七十四人，受傷官兵九千八百三十人。東南浩劫，又由日軍的侵略重演一回。

雖則我軍由於戰略關係，退守第二道防線。日軍亦因國內政局的劇變，停戰協定的拘束，從侵入區域逐漸撤回。但是上海等處元氣大傷！目前政府困難萬分，國民經濟早已瀕於破產，救濟問題已經束手，復興計劃從何談起？一方面被災的人民又急待拯救，刻不容緩！——因為比較上閩北區域內有點機器工業者，其實這些經紀人並不是十足的資本家。就靠這點機器生產，這些笨重機器在猝然之間的日軍焚炸政策之下整個毀去，根本上就與其他中下居民一樣流為失業。至於其他各地，完全是農人和小工商業者及自由職業者，房舍用具被毀，已是無力恢復，農產物遭了損失，生命上就致着重創！不是我居心來危言聳聽，其實受災的人都吃虧在貳窮！

此外鐵道、橋樑、礮壘、學校、衙署、城池，其他一切公用事業的損失亦非常重大！不能輕易估計牠的數字。

軍事回憶

帝國主義者發揮獸性，本可不必藉口甚麼題目。而況日本軍閥又是慣於借用「保僑」這個名詞的。卽如最近侵略東北用的這個，搗亂東南也用的這個。上海日僑本祇二萬餘人，大都集居在虹口一帶，閘北在地位上了不相關，偏偏日本海軍陸戰隊要作攻擊閘北的迷夢。從一·二八晚開始侵略之後，一再採用包圍戰略，把戰區擴大到寶山、太倉、嘉定等縣。陸戰隊不行，加上特別陸戰隊。還是不行，加上軍艦。軍艦無用，加上正規陸軍。陸軍戰鬥力薄弱，加上飛機。不惜以海陸空立體戰術的巨大威脅，加之少數的我國十九路軍及第五軍。更不惜發行八千七百餘萬金元的公債，變換成慘無人道的砲火，在熱愛和平的中華民族頭上擲放！最初的動機本爲表示帝國主義者的猙獰，結局竟爲爭一點虛面子。說起來是多麼可笑可憐！

「保僑」這個題目，照理祇能由工部局在虹口區域去做文章。日軍那裏保甚麼僑抗日戰爭發生以後，日軍當局迫令日僑歸國。根本上就表露他的矛盾，祇十足的證明他們的野心！

我們站在軍事的立場觀察，所謂「皇軍」的臉，這次也丟得很夠了！我們祇看他在軍事上的大敗虧輸！國際視線下出這一個大醜！從正面數度總攻都得不到勝利，老遠的在毫無日僑的中國土地上去偷襲，希圖由側面取包抄形勢，壓迫中國軍隊不能行使自衛的權力，這是何等無賴。

中國軍隊真正參加戰的祇十九路軍及第五軍，始終都取的守勢。以這些軍械比較陳舊，勦其之後又極度疲乏的軍隊，來當蓄銳十年的日軍，自然有人相信「四點鐘」的預言並不過於牛皮；但在開北市街戰，吳淞河港戰，廟行壕塹戰諸役之中，充分表現中國軍的英勇，不為海陸空立體戰術的威脅，不惜以血肉吸取日本的新兵器。反映出日本軍隊的腐敗；我會問過一個軍官：「與日軍作戰比勦共何如？」他說：「簡直兒戲了。」等到三月一日日軍在六浜口偷渡成功，我方感受到左翼的壓迫，纔安全的自動退入第二道防線。

由這次戰爭的經驗上的觀察，樂觀的說：中國陸軍的戰鬪力確比日軍強！雖僅持輕兵器猶能與敵人的劇烈礮火抗衡，這是世界陸軍中罕見的奇蹟！悲觀的說：中國江海國防一律忒差！海軍噸數和日本一比十尚嫌不足！空軍更極幼稚！軍事運輸上又感着最大的不便，盜賊和不團結尤其是

抗日戰爭中最大的掣肘！不然的話，海軍雖不能與日艦在海上作戰，用之封鎖長江則有餘裕。那時停泊在長江上游的日艦自然一律變爲俘虜；後方的陸軍能夠如意的敏捷的調遣，前線加上生力軍的補充，恐怕停戰協定的條文還不是那樣寫法。

壕塹之話

我會親到瀏河、楊林、七鴉等處，瀏河當然是後方的重鎮。而楊林、七鴉兩處江口尤其在軍事上感到重要！歷史上曾經告訴我們：日本入寇的史實在此等地方發現過不少！所以明朝的戚繼光在茜涇地方造有土城一座，以資屯兵，這是專門防倭的地方。清乾隆朝更加葺爲磚城，派戰守兵。直到宣統二年裁撤。而江浙戰爭的時候，更爲軍事上的要地；此處到楊林口僅九里，楊林口到七鴉口僅五里。沿楊林、七鴉一帶江堤均殘留着許多散兵壕。三月一日駐防此地的僅第五軍官兵三十二人，瀏河保衛團丁十餘人，總員不過五十人。日軍聽見槍聲終於不敢登陸，竟偷襲距離七鴉口四里的六浜口，因爲此處沒有駐兵，——根本就想不到日軍要把「保僑」的問題擴大到太倉縣境來。同

時更想不到日軍竟不光明的從側面偷襲，而不由正面進攻。——竟被日軍首先登陸二百餘人，其後續登約萬餘人，停泊在江心的日艦十餘艘如臨大敵的施放烟幕，隱藏在烟幕下更大放其礮仗，八十餘架飛機盤旋在江岸，而我忠勇的戰士以百分之一兵力支持三時間之久，可謂淞滬抗日戰爭尾聲上的嘎調！結果在此役爲國捐軀者二十九人，傷二人，在一日晨七時登陸的日軍直到下午二時半始得侵入茜涇，由於畏懼中國軍隊的心理，二日下午五時始敢侵入瀏河，那時前線我軍早已決定作戰略上的撤退，遂無暇把偷襲登陸的日軍整個殲滅。

從這些江堤所看見的散兵壕，極其平淡無奇，差不多每距一二丈纔有一個。並且連交通壕都沒有，比起廟行一帶的壕塹簡陋得多！就是廟行一帶的壕塹亦無多大特別，僅僅能夠利用支撐點爲壕塹的基礎，表現着中國軍隊的一種學識和經驗。其實值不得日本軍人和日本軍事記者驚異的付度。所謂「現代戰壕的結晶」，「已完全脫離中國式而爲某國式」——見日本報紙——這種遮醜的技倆，格外來得聰明而肉麻！

好在日軍自以爲「日本軍大勝」也就趁此收場去了，如其要侵犯到第二道防線，也許可以

領略具體的中國式的壕塹戰術的滋味；單說我所到過的常熟一縣而論：便有幾道極長的壕塹。如福山至崑城湖之線，福山至鹿苑之線，莫城至姚家店之線，楊舍至西塘橋之線，依稀可謂壕塹的傑作！這些壕塹的內容尚有保守祕密的價值，而這些壕塹曾費十三萬個人工，三萬餘元材料的代價，結果沒有機會造成一點奇異的戰績，一方面說來實在可惜！

自從火器發明以後，由立射戰術進爲伏地戰術，再進爲壕塹戰術，入伍過陸軍小學的人也可以了然於壕塹戰術必須利用地形地物的。縱然不能學像中國軍隊的智勇雙全，而歐洲大戰距今也不過十幾年，東西戰場的遺跡尚未完全消滅，儘可供人參考。如其對於第一線中間簡易壕塹工程就假意嘆爲觀止，真使人不信原來所取的攻勢精神何在？

臺兵閑談

中華民國十四年我們駐防在虎門的時候，虎門礮臺的形勢會在我腦中留有一個不好的印象；而這次憑弔吳淞礮臺和獅子林礮臺，更加的使人奇怪起來！何以這些礮臺連一點防空設備都

沒有礮位好像幾個仙女赤裸着沉醉在大自然的島上。

吳淞礮臺和獅子林礮臺全毀了！比較口徑大的礮已完全在日軍侵入後用溶腐物把礮的前身弄斷了！架座亦完全弄壞了！水泥碎石的礮臺完全粉碎了！長江的鎖已被強徒硬扭開了！

吳淞礮臺所有的四尊小礮已被日軍搬去充戰利品了！其餘的礮身上很多刻着「大日本上海青年團」的字樣，這些侮辱，現代的青年如何受得了？

在獅子林。

臺兵甲乙曾和我們作簡短的談話：

臺兵甲說：「中國軍事領袖誰肯注意國防？祇曉得擴充陸軍，佔領地盤。外侮一來便沒有辦法；人家躲在鐵甲戰艦裏開大礮，難道陸軍可以衝鋒上去嗎？即如獅子林礮臺所有的礮，射程最遠的祇有十七哩。日艦有三十哩射程的礮，老遠的開來，整個礮臺便沒有用！」

臺兵乙持着哲學的態度說：「不經過這次的吃虧，恐怕政府也不注重海防的重要！」
覺悟了嗎？我們中國人都應該對於保護自己生命財產的國防政策撫心自問一下。

標語詮釋

在戰區內看得見中國軍隊所寫的或所貼的抗日標語，也看得見日本軍隊所寫的或所貼的異樣標語。

日本軍隊所寫的或所貼的標語頗爲費解！如像「日本軍大勝」、「逐驅中國的軍閥，實現和平的上海」、「上海的黑暗是由軍閥的搗亂來，上海的光明是由市民的自立來。」……。

這些滑稽東西本犯不着費筆墨，不過爲了以正視聽的關係，應該略加詮釋。

如像「日本軍大勝」這正不知指的那一回事？的一·二八三路襲擊之役吧？指的野村總攻之役吧？指的植田總攻之役吧？一概文不對題。因爲這幾次劇戰都是日本軍大敗；大約是指的白川偷渡之役了？殊不知白川偷渡成功的最短時間之前，我軍已決定自動撤退第二道防線，日軍隔了一天纔知道了無生趣的侵入我軍退出的地帶，其他毫無發展，最近纔垂頭喪氣的敲着喪鐘回去，何「大勝」之足云？

「驅逐中國的軍閥，實現和平的上海。」誰是中國的軍閥？中國有軍閥連中國人都不知道？假設中國有軍閥，誰請日本的軍閥來驅逐？驅逐所謂「中國軍閥」來了真正的日本軍閥，這就實現了「和平的上海」？這種理論祇有日本纔有。

「上海的黑暗是由軍閥的搗亂來，上海的光明是由市民的自立來，」我想這幅標語一定少寫四個字，全文應該是：「上海的黑暗是由日本軍閥的搗亂來，上海的光明是由市民抗日的自立來。」

停戰協定

上海停戰協定所經過的周折，報紙上已經登載得很多了。其初，人民以為停戰協定即是喪權辱國的條約。其後，人民又以為停戰協定另有第四號祕密附件。及至日方當事人在虹口公園被韓國志士一擊之後，繼之以外次郭泰祺之被毆。人民比較和緩的尙在懷疑，甚且出之反對。其實政府一再解釋停戰協定不涉政治問題，所以凡屬政治問題當然不在停戰協定範圍之內，如像日方宣

傳的圓桌會議，政府已極力表示反對，很可使我們信任政府。再想政府何必定要出賣人民利益，作賣國的勾當？我們不能不有一種諒解。

停戰協定既然不涉政治問題，我們且從別的方面去估量牠的價值。比如嘉太寶三縣戰區內的農民大多是種植棉、稻、豆、麥的。停戰協定在五月五日簽字，A B C三區的日軍均已撤退。農作物的收穫不致受大影響，春熟上保存一萬萬元的鉅額，減少農人如是巨大的損失。進而言之：因為停戰協定的關係，常青崑三縣不會直罹戰禍，保全農產物更不在少！同時因為日軍侵入的時間究竟不多，所遭的一切損害比較的算少。如其停戰協定遷延不決，我方軍事上不能進展，農工羣衆及小市民所遭受的損失更當奇重！

救濟問題

勘災的結果，應該救濟的當分三個步驟：

第一：因為日軍的燒殺，許多農人，工人，商人的房舍用具完全被毀了！甚且一家依爲生產者的

人是被殺了！這種災情要算最苦！政府及慈善家應該施放賑米和賑款，建造平民住宅，訓導簡易小手工業，使其不致轉乎溝壑，散之四方。

第二：關係民生的工廠、商場、金融業、政府應該扶助，並督促其恢復，橋樑、道路，及一切公用事業，政府應該從速復興。尤其是小學教員及一般失業平民要設法救濟。

第三：被毀的礮壘要重新建設，學校、衙署、城池，至少要恢復舊觀。

這些救濟事業的用款，數字上暫時不能肯定。照理說，這應該看日本賠償的數目而定。

八月預言

日本軍隊除表現尖端的殘忍行為而外，也透着一種盜賊式的風雅。凡是被侵入的區域，除值錢的東西橫遭劫掠而外，字畫、古董、裝飾品之屬，無一不被奪去。甚至隨便塗鴉的窗心紙也給揭去，接收瀏河時，黃家會當着外國武官向日軍索還被劫的古董數件。

不但這個，日軍還有一種臨別贈言：「我們八月裏再見。」這句話，很多地方的老百姓都證實

的。這不知是何意思？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雖已過去，但滬案並未解決。滯案正在急轉直下；第二回中，日大
戰的爆發，就是第二回世界大戰的前奏曲。中國的志士們預備好了鐵和血吧！公理強權鬭爭的大
武劇，恐怕在二十世紀中葉是不可避免吧！我們聽了這樣危言的恫嚇，不禁感覺到世界危機與中
國前途所付託我們的責任的重大！二十一年之秋參加江蘇省政府戰區救濟委員會調查團後
寫）

八·一三之役

滬戰揭幕

虹橋事件儼如星星之火，而事之起因，在八月九日下午五時半，日本海軍陸戰隊大山中尉齋藤一等兵，乘福特篷車，由虹橋路直衝虹橋軍用飛機場，經衛兵攔阻，日軍遽爾開槍，並將車駛入碑坊路，射殺保安隊隊兵時景哲一名，保安隊乃予還擊，日軍當場身死，此事經過，經法醫之判斷，三人均爲被殺，事件真相，原已大明，屈在日方，不言可知，九日下午十時俞市長即以坦白誠懇態度，與駐滬日本總領事洽商，雙方均定採用外交解決，十日即行派員赴肇事地點，調查真相，十一日檢驗保安隊兵屍體，日本軍官四人亦被邀在場，我方辦事之公允敏速，誠意萬分，事件正當依照常軌進行之際，是日下午日總領事竟向俞市長提出撤退保安隊，撤除防禦物等無理要求，當被正言拒絕，日領亦自認滿意，殊知是晚日艦日軍，竟如狂風暴雨而來，嚴重形勢，於以造成，由此可知虹橋事件，不

過日軍圍侵上海之一種策略而已。

日軍抵滬之消息證實後，我方始在毗連租界之線，設置必要防禦，公共租界當局亦將毗連華界重要路口之鐵門關閉，萬國商團團員及英、美軍士多在門內駐守，愛而近路以北，業已斷絕交通。老靶子路以北，因日軍佈置工事，行人自行裹足，昨晚北四川路橋塊，郵局對過上海琴行路邊之直角線上，日軍亦堆滿沙包，配備哨兵，如臨大敵，租界北區，呈露嚴重之狀態，滬西區域稍為和緩，閘北戰事，晨間在虬江路以北，有市街戰，結果無大損失。午後六三花園有劇烈砲戰，車站等處均發生火警，全滬形勢以閘北迄楊樹浦一帶最為嚴重，蓋日軍司令部設在彼處也，南市在軍事上非必爭之地，我方又有周密防備，或可倖免日軍之蹂躪，滬西暫時或亦不致波及，目下戰事如無特殊之發展，則其戰場屬於本市範圍者，將在吳淞、閘北之線，蓋此處有租界為日軍之根據，彼將以為進戰退守運用可以自如，至於我方之種種措施，顯為自衛而應戰，俞市長所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充分說明我方行動之目的也。

昨晨交戰前，閘北、江灣居民多已逃避租界，昨晨槍聲響後，蘇州河以北及殘留閘北等地之居

民，均紛紛攜老扶幼，提篋攜囊，絡繹南行，入蘇州河南之公共租界內，車輛盈途，路爲之塞，自晨迄暮，擾攘不息，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之大小旅館，多告客滿，有可召租之房屋，無不招貼租人，房金較平時漲價數倍，且有預收房金三月，逼訂承租契約一年者，稍有費斧之人，求一容膝之地，祇得忍痛接受，一般窮苦大衆，各同鄉會多已辦理收容，至於鄉間逃來之貧民，露宿街頭巷尾及外灘一帶草坪內者，不下數千，爲狀之慘，如日本軍人稍有良心，必不忍見，除昨晚九時後紅十字會派由救護車赴滬東收容難民數千，暫時安置於法租界大世界外，各慈善機關，尙能設法處置，造福非淺，而租界當局亦應迅予禁止房東之投機增價，至於金融市場極爲穩定，糧食存底雖豐，奸商居奇操縱，殊爲可惡，昨日米價每擔由十二元四角至十八元四角，價格懸殊，一至於此，甚至有囤積頗多，而拒絕出售者，昨午海寧路恆豐盛糧食店即因此引起衆怒，遂遭搗毀，當此非常時期，固望商民激發天良，以義爲利，而租界當局如欲安定人心，對於糧食價格亦應迅予平價劃一，施行嚴格管理，此事在天津租界近固施行有效者也。（八月十三晚寫）

司令部中

記者啣社命，排萬難，於昨午赴我軍司令部，向各高級長官致敬，並聆其指示，當迂迴而至司令部時，所見沿途我軍鬪士，均戴德式鋼盔，荷精良武器，一種堅強之精神與體魄，實足代表新興中國之氣概，晤見記者，彬彬有禮，間有以前線消息見詢者，告以我軍昨已攻克敵海軍俱樂部，無不譁然色喜，旋於一矮屋疎檐之內，首先會見徐參謀長，徐氏以極誠摯坦白之態度，答復記者所問，在其答語中，顯然可知徐氏爲一優秀之參謀人材，彼蓋不特軍事學科有甚深之修養，卽於世界政治經濟，亦周知極詳，多以恰當之「軍語」，概括其發言之大意，徐氏首謂軍人天職，在於保國衛民，吾人六七年來，含垢忍辱，其處境實與戰後之德意志人民同其困難，原欲師法德國，徐圖自力更生，殊不知日軍得寸進尺，不容弱國稍事蘇息，必欲迫之使戰，以求遂其大欲，此次上海戰爭，起於日人製造之虹橋事件，事發後既已聲明外交解決，又復遣艦增兵，肆意威脅，十三日晨，突以武裝日兵向我開北駐軍挑釁，吾人爲執行其保國衛民之天職，不得不起而應戰，但此種苦衷，凡有國家觀念之文明國

民必能寄與同情，吾人自一·二八以來，除蘄求和平以外，軍事上亦有相當準備，日軍縱令如何肆虐，我軍抱定焦土抗戰決心，與之周旋，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徐氏又謂近知日艦向瀏河方面進擾，煩君轉告同胞，吾國江防已非一·二八時之比，日艦如願作嘗試，必遭重大打擊，徐氏對我空軍失其控制能力後，遺彈炸傷人民事件，抱極大遺憾，彼謂此種遺憾，乃係發諸良心，而租界當局向我抗議，請求毋在租界上空作戰，殊屬昧於事理，所謂租界，其領土領空主權，原屬我有，我空軍在我領空作戰，他人自不應置喙，况我空軍作戰動機，係由日艦泊駐浦江，利用租界之特殊關係，爲日本一方之軍事工具，吾人既已迫而應戰，對於敵人之軍事根據地，不得不加以掃滅，租界既非日本一方所有，其他各國既願共同維持租界之和平，自應將其擾亂和平之根因解決，而督責日艦即駛離租界也，繼又會見張司令官，張氏在一·二八之役，早已馳名中外，近年治軍治學，卓著助勞，此次復統大軍，與暴日周旋，本其學識經驗，必能造就抗戰史中光榮之一頁，張氏發言簡潔，純一儒將風度，對於此次戰略，氏謂上海既係市區，自非野戰可比，吾人本穩扎穩打之法，得一寸保持一寸，不求速效，但求確實把握，必使侵略者之範圍日削月減，吾人雖持久至三年五載，終須驅逐暴力於國境之外也，語

至此，蘇州民衆代表李根源、張一麐諸氏偕至慰勞，其時座上客滿，彼此慰勉有加，李、張諸氏以耄耋之年，不辭勞瘁，遠赴戰區，記者對之，至爲振奮，此種軍民交織之熱情，實卽赤忱報國之表現，諸長者，諸長官均能如此，吾輩青年敢不以生命能力貢獻國家乎，記者等告別離司令部時，諸長官均親送至門，握手而別。

記者離司令部時，副官長劉一公特別囑向各界致意，軍中目下最感缺乏者有三，一爲各種車輛，二爲汽油，三爲糧食，上海附近公路縱橫，如有車輛汽油，於軍事上實多便利，糧食關係軍食，閩北慘遭日軍猛烈砲火，廬舍爲墟，軍隊給養，備極困難，幾於有錢無處買，如八字橋我軍在前日英勇抗戰中，枵腹一日，故同情國軍之各界人士，倘以物質援助，深盼多用上開三種，受賜良多矣云云，（八月十六晚寫）

前線將帥

午後層雲蔽日陣雨阻途，我英武之空軍結隊自西北騰擊而來，穿雲冒雨，飛向敵陣，將謀完成

其神聖的民族戰爭之使命，機聲軋軋，掠頂而東，一機前導，餘如雁行，勃勃雄姿，令人興奮，記者竊思中國創建空軍，時僅數年，即已大露頭角，足禦強寇，而在甲午以前，海軍實力較日爲優，徒以將帥偷生，黃海會戰，一旦顛覆，四十年來，人進我退，迄無建樹，五年前一·二八之役，暴日以海陸空立體戰術，向我肆虐，而我報之者，在前線僅有血肉之軀，戰敗屈辱，當然之事，現在中國陸軍之進步，已使敵人驚異，空軍之精銳，尤令敵人喪胆，而海軍始終不與，記者固知海軍實力，敵我懸殊，十一之比，然在以國爲注之大時代中，如爲瓦全苟安，殊辱軍人天職，但記者深信海軍將士愛國決不後人，終有報國之術，內戚楊君，自幼即受海軍教育，六年前留英返國，遇於江右，彼意新中國之海軍，陳腐艦艇，早不堪用，欲求充實自衛力量，當謀潛水艇驅逐艦之大量建造，此事果獲實現，何至今日敵艦縱橫，升堂入室，試舉出雲一艦爲例，謀炸之難，卽已如此，使人更信海軍在戰爭上之價值，蓋不能阻敵人於公海，而欲禁敵人於國內，不亦難乎，說者每謂我無侵略之圖，又非工商之國，况值民窮財盡之際，欲建龐大海軍，實無此力，如有此力，應用於陸空軍之充實，期能自衛，此說亦有至理，當記者思潮起伏之際，此行之目的地已達，由衛兵之接引，在一茅舍內會見立於線前之我軍將領孫元良、馮聖法兩

將軍，承其延見，並述軍事經過甚詳，擇其可以公表者，記之如下。

馮副師長在一·二八戰役中，曾任八十八師五百二十三團團長，廟行之役受傷甚重，創愈後以功升任現職，數年來國仇私恨，宜其勇敢逾恆，但馮氏之鎮靜的態度，系統的思考，令人一望而知爲一優秀之將才，年齡未逾不惑，其作戰經驗極富，爲專攻步科之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二隊出身，馮氏首述八十八師黃梅與旅長殉國之事，因其同窗情深，至爲悲悼，黃將軍十四日奉命沿江灣之線，向持志學院之敵出擊，在敵軍猛烈砲火下，奮不顧身，卒將敵陣摧毀，下午四時，正以電話向師部報捷，而敵彈橫來，擊中腹部，遂至隕命，孫師長接話未畢，遽爾中斷，知必有異，而殉國陣亡之報告踵至矣，晚間其遺體卽已安運後方，忠魂寄於國土，黃氏之死可謂不朽，馮氏慨述黃旅長之一生，謂以「勇敢忠誠」四字可以包括其爲人行事，馮氏續語記者，閩北、江灣之敵，被我連日痛擊，死亡極多，我軍傷亡亦千餘人，八字橋一處，敵以坦克車衝鋒，得而復失者數次，此激烈之火線終爲我軍佔領，本午我軍已由愛國女學、粵東中學進軍，對虹口公園作包圍之勢，足下返滬，或可聞及攻克之訊也，予等語時，正值敵我空軍在上空作戰，機槍激激，震耳欲聾，馮氏笑邀記者偕赴其後圍觀戰，師部四

周堅固工事，赫然在目。予等撫松欹竹，極目雲表，則見高空，中我機正由敵高射砲威力圈中，脫穎而出，上下下沉，迂迴作九十度角之飛行表演，我機漸遠，敵機三架突作側飛，擲下六彈，火烟頓起，侵略者如此殘酷，除報之以鐵血外，實無可理喻也。

孫師長公務甫畢，亦趨入後園，握手寒暄，記者昨日未及識荆，留友人書而返，孫氏卽首以此事致意，在軍務倥偬之際，猶能憶及瑣事，其精細周到，迥異常人。孫氏爲一·二八抗日名將，時任八十七師二百五十九旅旅長，廟行之役，屢建大功，近年駐防蘇省，地理形勝，早有成竹，此次復立國防前線，一週來夙夜勤勞，而精神煥發，佩中將領章，英武之氣，溢於四表，孫氏復邀予等入室，指示地圖，歷述作戰經過，結以我軍士氣必持之毋墮毋餒，目前如此振奮，將來亦必如此振奮，堅持到底，何敵不摧，良以暴日侵我，數十年矣，現值歷史上之大清算期，我生及時，敢不努力云云，公忠衛國之志，令人肅然起敬，會談既畢，記者邀赴園中，合攝一影爲念，此時雲開雨霽，復現白日青天，我軍飛機三架，成一入字，又向東行，孫氏對於空軍作戰之英勇，極表敬佩，而民衆擁護軍隊之熱誠，尤爲感激，記者告以開特區同胞將赴前線慰勞之事，孫氏謙辭不敢，並謂現尙無功可賀，何能勞衆犯險，記者溫語告

知羣衆現時心理，已認定祇要能抗戰，便應該慰勞，而況我軍捷報頻傳乎？孫氏亦笑頷之，記者遂於槍礮聲中，興辭而歸。（八月十七晚寫）

滬戰形勢

七月七日盧溝橋之烽火既燃，全國的民族戰爭之鼓角乃起，敵軍於攻佔平津後，更分路侵略津浦、平綏之軍，均已被迫應戰，敵被我三面包圍，此種形勢，與上海現情頗多相似，公共租界北區，如扇之柄，敵固久已作爲根據，閘北、吳淞、浦東之線，如扇之緣，敵又企圖以爲放射式的侵擾之的，南北地形，如出一轍，上海抗戰之幕既揭，戰場逐漸擴大，江浙、京贛諸地，又已淪爲空戰漩渦，青島、閩粵，敵復劍拔弩張，一觸卽發，北起長城，以至南海，戰線之長，凡七千餘公里，數十年來東亞兩大民族間之一切糾紛，已至最後清算之時矣。

記者曾受一·二八日軍之荼毒，今又留居上海，目睹敵人肆虐，舊恨新創，併爲巨痛，懲前毖後，敢貢愚知，試舉五年前之滬戰，以證今日必勝之券，操之在我，再就連日戰場目擊，述其輪廓，以供讀

者諸君之參考。

當一·二八之戰，敵初揚言四小時內儘可解決我軍及遭我十九路軍及第五軍之英勇抵抗，共歷一千零四小時，我軍猶自沉着固守於第二道防線，僅持輕兵器之軍隊，已能發揮如此威力，何況時逾五年，我之銳氣已成，又當敵力分散之際，其勢何難前知，再據軍學專家於一·二八戰事之批評，敵軍有六優點：（一）兵器精良，（二）迂迴包圍，（三）聯絡確實，（四）不輕突進，（五）收容迅速，（六）射手優良，今都不能單獨存在，試舉（一）項，當一·二八時，敵機轟炸，我僅少數高射砲應戰，現在我亦有堅強之空軍，攻守咸宜，新式槍砲，應有盡有矣。再舉（二）項，敵何嘗不師法野村、植田、白川之故智，謀於吳淞、瀏河、楊林、七鴉諸口偷渡，但以五年經營之江防，當非楊林被襲時之容易，迂迴包圍戰術，範圍縮至公共租界之北區，殆亦無所施展矣。再舉（三）項，專家讚美之詞，係指敵兵前進，多帶電話機與後方聯絡，陣中動作，均用手旗輔助之兩事，此種小節，我已能之。（參證前線將帥一文中黃梅興將軍殉國事略。）再舉（四）項，我現本持久戰原則，穩扎穩打，敵欲突進，恐不得馬。再舉（五）項，如欲反敗為勝，此法固亦有效，我已立於不敗之地，即已無用，況我

軍業經整理訓練，此當然之紀律，何難做到，末舉（六）項，有一顯著之例，自十四日至十八日之五日間，擊落敵機三十二架，我機損傷不滿十架，誰之射手優良，可以立見。除此而外，軍學專家所見敵軍劣點有八，無不一一存在，故就戰術觀點而言，我軍實居優勢，雖然如此，我之高級長官亦頗虛心應變，如徐參謀長語記者時，即鄭重而言，對於敵軍實力，不可估計太低，而存誇大之心，亦毋須估計太高，致生畏葸之念，全軍智囊已如此審慎將事，滬戰前途，當可自信有爲矣。

記者在戰場親聆各高級將領之語，其見解完全一致，一語蔽之，即穩扎穩打，八·一三以來，表面觀之，似無突飛猛進之象，殊不知敵據虹口，有數十年之經營，雖各種商人建築，均可資爲要塞，市街之戰，非同野戰，一進一出，可以動輒數十里，敵軍一線既摧，稍事轉移，又可據地以爲蔭蔽，門窗戶格，盡是礮壘，我軍步步爲營之戰略，實爲至善之計，況敵戰事既開，求速不得，欲罷不能，拿破崙征俄之敗，敵今又躬自蹈其覆轍矣，現時我軍陣地，北起寶山路，東迄楊樹浦，租界沿邊，我固牢守，而北面之線，突進之點尤多，任何一處得手，即可將東西之敵遮斷，而施以逐個擊破也，此爲租界戰區之大勢，浦東雖遭攻擊，我方駐有大軍，敵欲奪爲陸軍之根據，必不可能，縱使能之，隔一黃浦，亦無裨於

虹口之頹勢，吳淞以上，鎮江以下，已施封鎖，此間江防之線，據徐參謀長之言，蓋已早有充分準備，觀於敵艦五艘十四日進襲瀏河，終不得逞，足知其言確鑿，敵既無機可乘，企圖迂迴包圍，終成泡影，將來決戰之地，必仍在虹口一區，至於南市，滬西敵不但無力進擾，且有事實上不可能者，況南市一帶，又無軍事上之價值，敵亦不致無謂犧牲，而敵機在此等處襲擊人民，轟炸建築物，不過暴露獍豸面目，使世界人士澈底認識日本帝國主義之真相而已。（八月十八晚寫）

蘇州河畔

虹口之敵，列長蛇之陣，東西兩端均置有司令部，第三艦隊「出雲」旗艦，則泊駐浦江，遙為指揮，自南滿洲鐵路公司碼頭起，至黃浦碼頭止，大型船埠有南滿、平和、大阪、匯山、華順、招商北棧、公和、祥、順泰、耶松、招商中棧、黃浦等十處，均可停靠大型船舶，其他廠家之小型碼頭更不計其數，敵軍均可資為增援據點，其地理形勢，並非不優，而自十三日戰事爆發以來，陸上之敵，已受我軍三面包圍，不但無所發展，其北面陣地，且被我軍突進數處，東西聯絡，隨時有被切斷之可能，前夕我軍少數部

隊，一度奮勇攻進匯山碼頭，敵人受此威脅，無不喪胆，可能之理想，已有事實證明矣，我軍又以大隊固守浦東以擬其後，致令敵人增援退却，均感困難，目下形勢，在虹口區域陸上之敵，直如甕中之鼯，早遲均須被我殲滅，倘真一旦瓦解，唯一求生之路，祇有潰竄公共租界南區，是故蘇州河畔之設防，關係界內數百萬人生命財產，租界當局爲嚴守中立，保障安全，均應努力從事，以完成其任務，界內居民亦宜儘量予以協助，免使精華所萃之地，同遭暴日之毒手。

蘇州河所負之使命既已如是重大，故記者連日均往南岸實地觀察，其形勢最緊之地段，爲外白渡橋至天后宮橋之間，計有外白渡橋、白渡橋、四川路橋、自來水橋、天后宮橋之線，即自外灘至河南路一段也，外灘以東，第三國艦艇殆已接受我國警告，駛離福州路外灘以北，距離日艦里許，遙爲警戒，自艦艇至外白渡橋，輕兵器之射程均能到達，防禦力量可告無虞，北河南路以北，目下尙無敵蹤，我軍對於不被敵資爲軍用之租界地區，原自嚴格遵守其條約上之義務，一·二八及八·一三以來之事實，已爲有力的證明，故租界當局分其力量在滬西一帶設防，實爲不必要之舉動。

外白渡橋爲公共租界連繫南北之最大橋樑，鋼骨堅實，無異象徵工業時代之偉大成就，現其

南北兩塊均置有防禦工事，北岸由少數日兵駐守，南岸則係英軍及萬國商團，除東區難民南退時雙方均未加以攔阻外，其餘車輛行人，概受檢查，昨午曾有武裝日兵數人，陸續進入橋南地區，立被英軍及萬國商團解除武裝，此種措置，完全合法，而在時局嚴重之上海，毅然執行，尤為英勇，茲後同樣事件，必將不斷發生，尤望增加兵力，貫徹中立，更望捕房當局對於此等被解除武裝之日兵，予以適當處置，因彼輩既為戰鬥員，當中日兩國國民情感如此惡劣之際，引起社會不安之事，隨處可以發生也。

白渡橋北塊，租界當局佈有鐵絲網，交通已被遮斷，北岸商市之門，多已加封上鎖，街面沉寂如死，無人往來，岸邊菜市棄置多數筐籃，想為十三日事發後商民未及攜走者，南塊堆置沙袋頗多，但無人駐守，民衆參觀空戰者，尚多廣集橋畔，來往自如。

四川路橋本較白渡橋關係尤為重要，但實情反而鬆懈，橋面中段軟弱無力之鐵絲網架，橫眠其中，中間尚有一處洞開，交通似可自由，但無同胞來往，橋北上海琴行直角線上之沙袋尚未撤消，然已無日兵蹤迹，橋南雖置沙袋，亦無外兵駐守，自來水橋及天后宮橋，情形亦極相似。

綜觀南岸情勢，租界當局似僅顧其全力注意外白渡橋一處，但日方不誠不信之事，罄竹難書，租界當局想亦未能健忘，如照目前做法，恐去其國際的任務尚遠，故於重人之外，兼須自重，增防建壘，在目前情形下，實爲必要之圖，否則敗兵如退水，一口既決，敵將氾濫而來，雖令大禹復生，合龍蓋已難矣。（八月二十晚寫）

上海治安

自十三日抗戰開始以來，我軍前線，疊有進展，而身負全市治安重責之上海戒嚴司令官楊虎，鞏固後防，鎮壓奸宄，使前線將士得以安心作戰，毫無後顧之憂，功績尤爲卓著，楊氏原任滬警備司令，自十四日奉命兼任上海戒嚴司令官以來，不時馳赴前線各地，視察軍事，席不暇暖，偶一蒞滬，亦因處理公務，備極勤勞，今晨八時，記者竟得楊氏電邀，趨往奉謁，承其在戎馬倥偬之際，詳談戒嚴後之維持本市治安辦法，特誌如左。

楊氏不愧一革命健者，始終以坦白誠懇之態度，與記者接談，並邀司令部高級參謀吳氏共話，

楊氏首述上海爲全國經濟中心，人口衆多，外僑亦復不少，敵我兩軍在市區內作戰，地方治安之維持，實爲重大之任務，余奉委員長命令，兼轄本市戒嚴之職，自當本其能力，期能毋負委任，對於戒嚴區域，當本戒嚴條例，嚴格執行，司令部在系統上直隸於軍事最高當局，本市所有治安機關及部隊，均由本部統轄，其於治安施行計劃，亦由本部制定實施，總之，戒嚴之目的，在於肅清後方奸宄，便利前方作戰，保衛地方人民，整飭後方部署之四點。

楊氏繼謂抗戰發生以來，每多假藉愛國名義，不軌非法之事，時有所聞，在此舉國對外之際，國民竟有如此喪心病狂之舉，誠不勝其痛心疾首，余對維持治安所抱之信念，首在肅清漢奸，出以決心，於最短短時日內，必爲澈底之肅清，但於假借肅清漢奸爲名，而爲搶奪財物之實者，亦必盡法懲治，不稍寬貸，楊氏語甫及此，而他客紛至，記者遂與握手與辭。

記者瀕行，以租界內假借打倒漢奸爲名而爲搶奪財物之實者，頗不乏人，司令部對此有何等措置爲問，高級參謀吳氏答稱，目下上海既入戰時狀態，普通法律自不適用，對於此輩奸人，司令部當設法引渡，盡法處治，此舉亦已獲得租界當局之同情云。（八月二十二日寫）

隔岸觀火

昨日午後四時，日水上飛機二架正在外白渡橋上空盤旋之際，記者挾優良之望遠鏡，登臨某屋高樓之巔，俯瞰全市，見此一片乾淨土，因日軍暴行，又遭浩劫，浦東之火，現已熄滅，但不久即有日機一架，投一炸彈於東北銳角之地，響澈雲霄，惟未燃燒，而楊樹浦至虹口一線，火舌十餘處，雖在青天白日之下，崇樓傑閣之間，烈焰騰空之狀，仍然歷歷在望，據聞起火原因，多爲敵軍殘敗之餘，深懼吾軍乘勝追擊，自行放火，或迫使該地難民代其縱火者，其唯一目的，係欲趁烟火迷漫之勢，以亂吾軍追擊之目標，遲緩我軍前進動作，遂不惜出此，虹口一帶不僅人烟稠密，且多日人開設之商肆，楊樹浦一帶，爲規模宏大之工業區域，亦多日人經營之廠家，今遭一炬，可憐焦土矣。

持此精美之人工工具，直有縮地之方，數公里外目力所不及者，呈現於望遠鏡中，乃如近在咫尺，首先窺見日艦 Onobole，泊於外白渡橋之東，似爲「出雲」前衛，其上堆置沙袋甚多，日領館之前，泊有日艦 Habuzo，其戒備之狀，一如前艦，日清碼頭所泊者爲日商輪衣笠丸，正在起碇出口，

碼頭上卸下木箱頗多，由日軍用卡車絡續搬運，碼頭左角設有防衛工事，沙袋堆積如城，往來之日兵甚少，且均褐衣露首，工作頗形忙碌，此段浦江中，有小型日輪三艘泊駐，汽艇數艘游弋其間，日旗艦「出雲」泊於順泰碼頭前二號浮筒附近，此發動上海暴行之日第三艦隊司令坐艦，除十四十五兩日被我空軍連續投彈爆破外，十六日又被我軍機械魚雷擊中，故彼之警戒特嚴，除礮座附近外，餘均裝置沙袋，後部甲板上尤多，瞭望台上之日兵，正持單筒望遠鏡向北窺伺。

英商公和祥碼頭之暗灰色彩，正足表明其處境，碼頭周圍，闕無一人，亦無任何船舶停靠，大有老僧入定之概，招商局北棧碼頭上亦堆積木箱甚多，此兩碼頭間之後面，正有濃烟烈火，自迎面屋頂噴出，推其距離，似在兆豐路、百老匯路之間，吾軍已向百老匯路進軍之說，此火殆可徵實，匯山碼頭因房屋構造之位置，視線多爲所遮，惟水泥鋼骨之迎送臺，則仍完好，碼頭上並無船舶停靠，亦無人往來，其外市街較遠處，火花四射，燃燒甚猛，大阪碼頭泊有日輪一艘，惟無人在碼頭活動，自此以東，視線全爲高廈所阻矣，回視楊樹浦至虹口之正北一線，火尾毗連如鱗，昏黃烟霧，直干霄漢，在蔚藍天空中，裝點一片人工暗雲，下接市街，有如屏障也。（八月二十三日寫）

西線戰事

自虹口至楊樹浦一線，我軍分三路攻擊，敵人在此線內，既可憑藉租界之特權，暢行軍事準備，又復以數十年苦心孤詣之經營，一切工廠船埠，大型建築，遂無一不可資爲軍用，尤其是虹口日海軍特別陸戰隊司令部，全部水泥鋼骨，直同礮壘，又有永豐大樓，六三公園等處之堅固障地，互爲犄角，西線中我軍進展之難，可以想見，況聞北地區爲工商櫛比之處，鄰近租界，人口稠密，市街之戰，損失必鉅，況遭一·二八日軍之魔手，迄今未能恢復元氣，創痍滿地，觸目皆是，且此處爲淞滬、京滬、滬杭甬鐵道之總站，如以資敵，受其威脅者當不止於上海一隅，一·二八之敗，楊林被襲，固一大原因，北站失守亦爲重要關鍵，八·一三戰事爆發前兩日，日軍艦隊甫經兩日海程抵滬，正當喘息未定之際，我軍後發先至，窮一夜之力，急馳來滬，執行其民族戰爭之神聖任務，抗戰以來，勝利消息多在東路，正北我軍亦已攻入數處，獨於西線戰事，報道甚簡，故就戰略上推測，我軍係行翼攻擊，以謀將殘敵聚於一隅，加以殲滅，東路攻入之利，在於我軍後方概爲原野，便於作戰，又可控制浦江，斷絕敵

人連絡，西線主計在守，而敵亦不敢進犯，故除北端一線，頗有激戰外，老靶子路以南，迄少發生劇烈之戰鬪。

西線作戰指揮，爲抗日名將孫元良將軍，彼帥雄厚兵力，保持江灣至開北之線，待機進取，於北四川路底之日司令部，加以嚴密之監視，敵人作戰重心既被威脅。對於橫浜橋以北越界築路之北四川路地帶，運用尤爲呆滯，故在較寂之西線戰事上，我軍進展亦甚神速，在敵人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者，不下數十次，八字橋爲世人注目之地，但因地形限制，步兵攻擊雖易得手，然因一道如腸，保持極難，既經越橋衝鋒，加以佔領，但工事無從做起，敵用坦克車相逼，又祇得放棄矣，敵我兩軍計在此橋發生爭奪之戰，前後不下八回，現仍夾河對峙，無進無退，此橋在一·二八之役中，戰鬪亦頗劇烈，青雲橋、寶山橋諸地，則無大進出。

江灣正面自我十四日以猛烈攻勢，佔領志學院，八十八師旅長黃梅與竟致陣亡殉國，十六日乘勝進佔愛國女學及粵東中學，十七日又佔海軍俱樂部附屬園，江灣正面在順利發展之下，已逐漸逼近日軍司令部矣。

今晨江灣我獨立二十旅向何家宅上海法學院方面佯攻，敵人異常恐懼，傷亡極鉅，我軍機關槍連連長李祝秋，孤軍深入，亦以身殉國，李氏爲湖南人，黃埔軍校畢業生，平生作戰最爲勇敢，而於暴日敵愾尤深，故一聞進攻命令，遂奮不顧身，不以試探之戰而稍懈，其忠勇之概，堪爲軍人之模範。至於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地帶，我軍雖時以哨兵游擊，但未加以佔領，記者深信該區域殘敵之掃滅，僅爲時間問題，我軍戰略完成之日，卽係敵人畢命之時也。

綜合西線戰況，江灣正面攻擊，進展雖緩，但我完全居於優勢，長圍一合，日司令部縱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亦必與整個頹勢，同歸於盡，江灣至閘北之線，集結兵力，在一師以上，用此雄厚兵力，掌握敵人咽喉，亦完全居於優勢，全部情況，在西線一端，向敵屈曲攻擊，如用軍語說明，則正所謂「攻勢鈎形」也。

語者屢赴戰地，與西線官兵接觸之機會甚多，負此民族抗戰任務之健兒，同仇敵愾，英勇萬分，以指揮作戰之師部而論，卽處於火線之中，孫師長以下，無不鎮靜異常，師部門窗已被流彈爆破，而工作人員仍處之泰然，稍近前線，則士兵作戰之勇，尤爲令人感動，彼輩衛國鬪士，槍口向外，屹立不

倦，詢以感覺辛苦否？多露笑容而搖首否之。

今午記者與蕭參謀談，彼於作戰計劃，頗具卓見，尤對近來許多建設，毫無軍事價值，深爲扼腕，彼舉北站大廈一事爲例，謂該樓建築費數十萬元，高聳入雲，果有何用，徒供敵人礮火目標，而不能資爲我軍據點，聞其工程甫竣，卽發現屋基某角與地面不在一水平線上，屋頂露臺平面，每一平方公尺不能載重四百磅，徒具龐大之形，並無堅固之實，雖佔地理形勝，竟無大用，反視日軍司令部，彼則不尙外表，矮屋五層，直較民房爲低，四壁堅實，摧毀不易，彼意將來一切大型公私建築，務須兼合軍事上之要求，庶幾國防得一輔助，其言蓋亦可以發人深省也。（八月二十三日晚寫）

浦東情報

浦東之地，東濱東海，面對嶼泗列島，北連揚子，與崇明夾江峙立，西接黃浦，爲上海市之屏障，地形突出，有如半島，係川沙、南匯與本市接壤之區，就軍事觀點而言，如於銳角之上置有要塞，可爲揚子江南水道之鎖鑰，今既無此設備，遂一變而爲腹背受敵之地，況敵航空母艦泊於嶼泗列島及吳淞

淞口外，戰艦不斷在沿岸游擊，敵軍時有偷襲企圖，浦東實處於三面被脅之地，一·二八之役該地所以平安無事者，蓋敵於租界北區並無大敗，楊林偷襲又告成功，故未重視浦東一隅，八·一三抗戰以來，租界北區戰事敵人既受嚴重打擊，界內據點多被我軍摧毀，遂不得不擴大外緣，於十四日以戰艦五艘偷襲瀏河，該處既不得逞，乃於十六日轉向浦東方面進擾矣。

敵軍未攻浦東之前，我陸軍砲兵第八旅已奉命由嘉興向該地增援，旅長蔡忠笏將軍之前鋒，以強行軍於十四晚即渡江到達目的地，十六日在三菱、三井、耶松等碼頭與敵發生遭遇戰，此時我僅步兵一團，砲兵一營，敵軍雖數倍於我，終被我築圍扼守，未能越出碼頭一步，迄晚我軍大集，施以猛攻，敵艦亦集中江岸，不下十艘，雙方砲火極烈，「出雲」以旗艦之尊，竟亦參加戰鬪，發射其二十生的之巨砲，以冀掩護陸上部隊，自是日起，我軍除以巨砲應戰外，復行白刃戰，岸上之敵，死亡枕藉，「出雲」尾部，亦被擊傷，敵軍始知登陸無望，遂又漸行放棄進擾浦東之計劃，至二十日止，殘敵一概肅清，目下浦東情勢，除少數敵機自二十三日起，連日飛往偵察投彈外，我軍實控制優勢，居於主動地位，該地現有兩師一旅兵力，均歸張發奎將軍指揮，防務鞏固，治安無虞，但據記者觀察，敵在租

界北區之據點既多破壞，又受我軍重大壓迫，攻既不能，守亦無望，放棄虹口之說，終有實現之日，吳淞一帶之偷襲，連日與我軍激戰，我當不致再蹈覆轍，讓敵人盤據要津，在我後方威脅，昨起已有五師兵力，向該處登陸之敵邀擊，江右之戰，日內定可分曉，江左已有陳誠將軍統帥大軍，從事攻守，鎮江以上，敵又無從飛渡，將來敵祇有以崑崙泗列島等處爲根據，而向浦東進犯之一法，故十六至二十日間之戰鬪，或僅爲浦東之緒戰也。

浦東之地既已如是重要，而蔡將軍又與記者爲多年舊交，故於昨午買舟東渡，面聆其說，以盡公私之誼，當在董家渡登人力車之後，敵機兩架卽迎而飛來，低空盤旋，似在偵察我軍砲兵陣地，戀戀不捨，去而復來，當高度不及一千公尺時，若開機關槍，則記者定作犧牲矣，田間苦無蔭蔽物，敵機將至，祇得下車避於阡陌之間者，不下十次，終見一機投彈，爆炸於里許之棉田中，塵土飛揚，農作物受損不少，幸未傷人，而我之高射砲，突然怒鳴，彈火爆於空際，成爲白色雲朵，敵機始暫東去，旋又復來，如是擾擾，終於送我而達旅部之門。

蔡氏年逾不惑，精神倍佳，生平豪放，純一軍人風度，保定軍校出身，精於槍砲之學，待人接物，備

極誠懇，數十年來，始終未離軍隊生活，其治事之一貫精神，有如此者。北伐之役，記者與之同隸東路軍，卽知其作戰經驗，異常豐富，殆後錢慕尹司令警備淞滬，又成同僚，氏卽駐防浦東，今又重履斯土，立於抗日前線，當可發揮所能，捍衛祖國也。

蔡氏聞記者至，趨出相迓，握手道別，殷勤可感，聞述浦東戰況，一及日人殘暴行爲，卽爲切齒，對於投彈燃燒民房，殺傷非戰鬥員等事，指爲忍心害理之獸行，記者以氏爲槍礮專家，卽以南京路爆炸慘案之疑點爲問，氏斷爲飛機所投之炸彈，其最大理由卽中日雙方目下均未使用如此威力之大礮，而可以同時殺害數百人者，記者又詢以彈道落點並不作垂直線，投擲炸彈亦有此可能否，氏謂可能，蓋投擲時彈道之角度，空氣阻力，風向等關係，其落點均不一定必成垂直線也。

蔡氏生平之嗜，惟在勳釀，故記者與辭時，詢以軍中有好酒否，氏笑曰無之，記者亦笑謂然則其待抗戰成功，予將於豫豐泰設慶功之宴，痛飲黃龍，其時或正菊黃蟹肥之時歟，相與撫掌而別。（八月二十四晚寫）

夜行散記

八·一三抗戰以來，記者因職務關係，亦與前線健兒同未安枕，昨晨治事甫畢，又啣社命赴浦東視察，黃昏始得返館，適獲一極巧之機會，而偕三十六師軍官至北面前線視察，車出楓林橋，迂迴前進，柳篩月影，波漾漁燈，道傍衛國戰士，正擎槍立於風露之間，勤於職守之精神，令人深為感動。

在此大自然的懷抱中，白月當天，萬物可睹，呈現車窗中者，初為租界西區之黑色輪廓，高聳霄漢之永安新廈，突立市街之間，有如鷄羣之鶴，其狀安詳，不因前午日人炸彈之毒手而稍改其態度，頗能代表中華民族堅忍獨立之特性，嗣見租界北區，有數處火光接天，正不知為楊樹浦之工業精華，抑虹口區之市民汗血，又遭暴日之毒手矣。

漸進而至我軍砲兵陣地，其前信號燈頻燃，一物升空，極強之光數點，隨之而起，擁有射程一萬五千公尺之巨砲數十門，遂因目標指示而發揮其威力，其中頗有無家可歸之東北健兒，佩白底藍字之「卿」字臂章，參加抗戰，九·一八切齒之仇，不圖今日能以打擊相報，其作戰之勇敢，自不待

言，我軍礮火一發，響如迅雷，而敵陣閃電之勢，卽因之迸起，想見摧燬力量之猛，犧牲其下者，正不知有若干生命，日人與我，同種同文，彼輩因受軍閥愚弄，作此不義之戰爭，捨家捐命，獲此結局，豈不冤哉。

目的地既達，停車於榆林之下，此處爲南北兩戰場之中心，適如三角形之銳角點，機關槍，迫擊礮，在萬籟無聲之原野中，清晰可聞，其地房舍已爲日機轟炸，損毀罄盡，公共汽車數輛，亦如蜷伏之犬，貼地不起。

今晨一時許前線救護車三輛絡繹而來，每車僅十人左右，傷勢均不嚴重，可證我軍損失甚小，據一步兵黃耀景言，彼在吳淞方面作戰，十時左右，因衝鋒陷陣，爲敵人機關槍射中，傷及兩臂，本欲繼續戰鬥，因迫於排長之命，始退下治療，彼言登陸日軍，並無多大戰鬥能力，均匿於江畔房屋之內，不敢挺身應戰，可見並無遠大之志，我軍已有兩師增援，江岸一線，敵在六處被我包圍，此地並無堅固據點，防禦工事亦難構成，登陸之敵，欲圖生還，殆已不易，此輩鬪士雖已負傷，竟無一人作呻吟之態，對外戰爭之能激發民性者如此，救護隊及童子軍在深夜中盡瘁服務，愛國熱情，亦不減於前線。

關十也。

越數里而至一地，在黯淡燭光下，會見八十七師師長王敬久，彼於十二日晨到達市中心區後，即在楊樹浦一帶作戰，屢破敵人堅固陣地，誠虎將也，氏聞記者等往訪，趨出迎迓，態度和藹，以誠懇之言詞，敘述該師戰鬪經過，東北一線我軍確已攻佔岳州路、公平路、塘山路、百老匯路、熙華德路一帶，突進之點，亦已獲得聯絡，敵人決無發展可能，該線目下尚在相持中。

王氏旋又述及江岸一線之戰況，敵在張華浜登陸者約二千，已被解決，吳淞、礮台灣前晚登陸之敵，祇數百人，因有據點，故尙圍拚扎，但信不久即可擊退，獅子林一帶，登陸之敵約一師團，亦被我軍包圍，即可解決，昨晨並得司令部通報，我礮兵將泊駐吳淞口外之敵艦一艘予以擊沉云。

記者等於四時遵原路返滬，則數小時前所見之礮兵陣地，已完全挪移，其運動之神速，至堪驚異，中國僅有六年準備，軍隊之進步即已如此，記者深信長期抗戰之結果，必能使全世界對於新興中國改觀也。（八月二十五日寫）

羅店之戰

八·一三抗戰以來，敵在租界北區作戰部隊，均係海軍特別陸戰隊，除原駐上海東西兩司令部及各據點約六千之衆外，長江上游退滬及新由日本國內吳港開來者，爲數約近萬人，連前共約一萬六千之譜，自遭我軍嚴重之打擊，遂呈瓦解之勢，東北兩線，尤受重大之壓迫，東司令部公大紗廠已被我軍粉碎，其中殘敵被圍待死，北面我軍突進之點，敵亦無法抗拒，西線始終相持，江灣我佔優勢，綜觀全局，勝算確操在我，但敵憑藉堅固工事，盡力支撐，雖無反攻之力，然欲一鼓盪平，亦非經過相當時日不可，於是租界北區形勢，遂成黏性戰爭，敵方增援之正規陸軍，初在浦東登陸，企圖迂迴包圍，孰知脚甫貼地，立尙未穩，即受浦東我軍之猛擊，遂又照抄一·二八老套，繞向吳淞、瀏河方面。

敵在張華浜、蘊藻浜、礮台灣、獅子林等處登陸者，爲數並不甚衆，多被我軍包圍掃蕩，該處似已不值吾人重大注意，惟羅店形勢頗爲吃緊，偷襲敵人，約近一師團，瀏河登陸者亦復不少，如該方面

失利，則不僅嘉太寶三縣難守，京滬鐵道亦有中斷之虞，淞滬之軍將陷孤立，一·二八之慘劇，必至再演，故關切時局者，應於北部戰況，更加注意也。

當記者報道所知之前，願先提供一可喜消息，即羅店之戰，據軍方今午確息，昨因我軍戰鬪序列之重新配備，該方面又有生力部隊增援，昨晚業將敵軍驅出羅店之東，目下已在月浦之線激戰，該處統帥為國軍虎將陳誠將軍，彼為主戰派之少壯軍人，現帥五師之衆，以當進退失據之敵，我之勝算，確有把握，記者於此更願申說一事，即一·二八之敗，病在後方無防，吳淞守將鄧振銓之逃，遂使敵人志驕意得，而翁照垣之守，亦未能發揮威力，但敵人終於不敢正視吳淞，故遠襲七鴉等處，僅遭遇我保衛團五十名之抵抗，敵以數萬之衆，乃得長驅直入，切斷我軍後路，迫使我軍退却，此爲一·二八戰役失敗之根因，故一般恐日病者，現聞敵人襲入江右各口，遂以爲一·二八之覆轍，今又蹈之，殊不知一·二八時，瀏河、羅店一帶，敵軍如入無人之境者，今有國軍虎將帥其五師，爲國干城，必使敵人易進而難退，況敵背水爲陣，軍需糧秣，輸送困難，原野作戰，又乏據點，敵我兩軍近如咫尺，敵機敵艦，亦無從施展其殘殺手段，諸種弱點，均聚於敵，勝負之數，不難前知，故就事實而言，現與

一·二八情況大不相同，恐日病者，蓋可以休矣，再就心理而言，我既抱定長期抵抗之主義，須存寧爲玉碎之決心，焦士抗戰，分所當然，敵縱登陸，亦何所懼，軍民務須守此方寸，堅此自信，始能發揮民族抗戰之力量也。

茲再轉筆以述羅店之戰，根據材料爲我軍情報及搜獲敵軍陣亡高級軍官所攜之敵方軍用地圖，此圖註有「上海近傍二號」字樣，係三份連接，祇有羅店至嘉定等處，顯見其進擾目標，尙在嘉定，幸經我軍邀擊，將敵止於羅店之間也，今午經記者之研究，見其軍事配備，進攻路線，及部隊線號，敵情大概，卽已瞭然，據之推斷戰況，必無甚誤之處，蓋此圖爲二萬五千分之一之空中寫真測圖，由「上海派遣軍司令部」所頒發，並註明「用濟後燒却」者，圖上尙有數處染有該軍官之血跡也。

該圖於寶山縣屬川沙口，小川沙口江岸之外，繪有艦形符號三列，形如三字，最南一列，共有八艦，符號內字樣多已模糊不清，東端數隻，則「浦風」等字尙可認出，其他數艘亦係「風」字壓脚，查「雪月風霧」等字，均爲日本之一等驅逐艦，主噸均爲十二生的者，第二列四艦，有「大井」一艘，字樣尙清，則爲二等巡洋艦，第三列僅有一艘，東面註有「信號」二字，右傍註有「××時間二

十號午前二時，其艦隊位置，在東端成一縱線，可知敵以滿載陸軍之戰艦十三艘，向我川沙口等處偷襲，其到達時間遠在二十日，而登陸時間據我方報告則係二十二日，此三日間尙無法登陸，其戰鬥能力，已可知之，據圖上標識，依箭標之指示，敵登陸之地，在川沙口及小川沙口之左邊，我軍第一道防線在史宅，趙家宅、朱宅、三處，敵於史宅左翼，趙家宅右翼之線，似曾發生戰鬥，然後依塘工堤東西會合，向大村宅，川沙灣進擾，我軍第二道防線在湯宅，西花園宅，陳家宅三處，敵得手後始會合向川沙河之線，直逼羅店鎮，該圖在羅店鎮位置上繪有藍色重線箭標，及一粗橫線，依軍圖慣例，粗重之線均係代表重兵所在之地，藍色爲我，紅色爲敵也，該圖所表示之情形，雖祇局部戰鬥之情況，而敵以大量艦隊及陸軍進襲，足見其重視羅店，目下該處之敵既遭擊退，茲篇所述，亦不過追記過去情形而已。（八月二十六日寫）

突貫攻擊

今茲所述，雖僅爲追記上海抗戰史中光榮悲壯之一頁，但記者爲求蒐集此項史料，曾費無數

周折，其事爲何，卽八月二十、二日我軍攻克匯山碼頭之真相也。自攻克匯山碼頭消息傳播後，社會反應顯然有二，一係熱情同胞，聞之欣喜欲狂，以爲此地一被佔領，敵卽毋煩再攻，而可自滅者，迨後繼續消息漸少，終至對此鐵樣事實亦竟發生懷疑，一係缺乏自信之人，自始卽不信任其事，兼爲刊布事後消息之外報所迷，其錯誤觀念愈加固執，蓋心理上已種恐日病根，自不信任我軍能有如此威力也。記者由於此事之教訓，斷爲社會之所以發生懷疑，實由吾人未能克盡職責，詳爲報道，致使客觀事實，陷於模糊，故其罪責應由吾人坦白自負，良以軍事行動，瞬息萬態，一刻之前如此，一刻之後遂未必仍如此，所謂勝敗乃兵家之常，故軍事家祇重視戰爭之結果，並不十分重視一時之成敗也。惟吾人爲新聞記者，時間觀念應較諸一般人爲重，儼如自動紀錄氣象之機械，隨時依溫度之升降，爲正確之記載，提供最後之確據，以盡報道之責，如僅持一時狀況，認爲一成不變，不肯繼續探索其發展動向，甚且閉門造車，嚮壁虛構，毫無情況作爲根據，卽濫事判斷，紙上談兵，以爲想當然耳，故在二十二日匯山碼頭得而復棄後，尙在傳播我軍以該處爲根據，而向兩翼擴展之消息，此真貽誤事機，淆亂聽聞矣，故吾人必須把握時代，不能稍涉怠惰，否則予社會影響之惡劣，殆有不堪設想者。

萌斯一念，遂決竭其棉薄，而於旬日以來，出入戰場，期能補過，今再以攻克匯山碼頭之歷史提供讀者，除爲證明我軍之犧牲精神及戰鬥能力，俾堅民族抗戰之自信外，並將籠罩心理上之暗雲，爲之吹散，使此一頁光榮戰史，亦得以昭明於世焉。

先是暴日侵滬之勢既成，駐防蘇州之師，首先奉命馳赴吳淞、江灣之線警戒，十一日下午九時二十五分開拔之命令到達，卽以急行軍於十二拂曉進抵目的地，十三晨戰幕既揭，該線我軍屢與敵戰，確察敵軍戰鬥力薄弱，遂決進攻之志，駐防西安之師，亦奉派增援，於十六日到達，我軍戰車隊亦於十八日由保定開來助戰，滿擬一舉而可廓清界內殘敵也。

軍學上有一術語，凡對敵正面之一部行突擊貫破，以分斷敵線者，謂之「突貫攻擊」，或稱「中央突破」，我攻匯山碼頭之軍，所採戰略，卽係如此，自二十日我西路軍由天德路挺進以來，疊有擴展，二十一日下午九時，我軍下令總攻，沿天寶路、公平路、舟山路、兆豐路等縱線向岳州路，東有恆路、鄧脫路、塘山路、百老匯路等橫線推進，東路軍亦沿華德路橫線向百老匯路突入，擬會師於怡和路一帶，進佔匯山碼頭，完成突貫攻擊之任務，沿途我行威力搜索，屢遭敵軍頑強抵抗，均被我軍

奮勇擊破，二十二日上午三時，我軍以戰車五輛前導，步兵三營跟進，分頭向匯山碼頭突擊，戰車發其精銳之平射礮，連燬敵人機關槍陣地數處，並燬其工事頗多，步兵尤爲英勇，以血肉之軀，吸收其重機關槍彈，前仆後繼，向百老匯路敵陣猛擊，終將其槍手射殺，並奪獲重機關槍一挺，三時前即確實進入匯山碼頭陣地，傷亡慘重，而仍將該處敵人完全肅清，達成攻擊任務，日軍公然自讚之日，俄戰爭時之奉天大會戰，其悲壯激烈，不及此役遠甚，其時岸上之敵雖潰，而泊駐江面敵艦則紛向虬江碼頭一帶下移，至其礮火有效射程內，開始向我進入之軍轟擊，同時百老匯路東西兩端之敵，以楊樹浦及北四川路司令部爲根據，向匯山碼頭夾擊，我軍鏖戰良久，敵艦以燒夷彈射來，房屋着火燃燒，敵機又以巨彈投擲，我軍損失頗重，燬戰車二輛，有兩連長陣亡，三輛受傷衝回，步兵一營生還者，僅數十人，三營長身負傷，內有一連官兵均被燒夷彈焚死，尤爲奇慘，此役犧牲十分壯烈，迄今追記，於英勇抗戰之傷亡健兒，猶寄無限之欽佩與同情也。

記者此稿，久已寫成，因求真實，遂一再與參加此役之高級將領斟酌修改，惟彼此均在忙中，茲篇所記，不過述其崖略，翔實信史，自有將來專修戰史之人負其責，記者亟爲發表之故，特爲篇

首所發之感想，耿耿於心者亦已旬餘，如鯁在喉，必以一吐爲快也。（九月三日追記）

戰區遠足

整個戰局輪廓

八：一三抗戰以來，記者足跡所至，多係前線，對於我軍各部隊作戰之局部的戰略戰術，業已陸續介紹矣，抗戰迄今已逾一月，局勢演變，漸趨嚴重，記者爲求忠於本職，亟欲明瞭整個戰局之輪廓，特作戰區之遠足，訪問戰區最高軍部當局，對所欲知之問題，已獲得相當答案，此種問題，殆亦讀者亟欲明瞭之事，現就其可發表者，略舉若干事，以作報道，就中人名地名，因格於功令，未便指實，然一事一語，皆非出自記者臆造也。

當記者決作遠足之行，爲求縮小敵機目標，增加行駛速率，以三日之期待，始獲一暫充機器腳踏車之司機人，其人或精於修理而拙於駕駛者，記者危坐車後，不禁心旌搖搖，前夕昏暗中，竟即翻車於虹橋路上，記者雙膝着地，破皮五處，昨午再度翻車於阡陌之中，傷鼻甚劇，血流如注，握之急行，

吸呼窒息，血奪口腔而出，煩悶之情，實難描畫，經半里許，始遇軍醫官，爲施手術，注止血針，慰藉有加，並許爲「勇敢之人」，心境稍快，然因流血過多，不覺頭昏耳鳴，幸有談笑風生之彭參謀出而招待，彼索題紀念之言，遂書「流無代價的血，遇有趣味的人」爲贈，由茲一事，使記者深感業新開者，除備普通知識外，各種應用技能，亦不可不習也。

行前曾口占一絕以言志，並倩夏小姐書於手冊中，詩云，「民族抗戰八·一三，不殺倭奴誓不還，自信書生能報國，但憑秃筆斬樓蘭。」此冊繼經多人題詠，張總司令書有「成功成仁，義無返顧」，黃副總司令書「抗戰到底」，徐參謀長書「有敵無我，有我無敵」，侯參謀長書「且把碧血鑄長城」，孫師長書「長期抗戰，必須堅毅強韌，爭取最後五分鐘的勝利」，柳處長書「漢賊不兩立」，是好男兒，便當殺賊」，莊副處長書「爲民族求生存而戰」，全軍將領所提示於吾人者，何等慷慨激昂，國人於此，應知所奮發矣。

前夕既抵閩北，宿於蕭參謀處，是日午後，租界內卽有關於閩北之謠言，謂爲我軍業自閩北退却者，現已證明爲絕對無稽矣，因此一事，記者又萌感慨，夫閩北一地，爲全線之軸，絕無放棄之理，吳

淞、楊行方面既已撤退，楊樹浦至蘆藻浜之線，深受左翼威脅，始奉命爲戰略上的撤退，守兵尙不肯卽行，延至十一日晚間撤至江灣之線，與左右兩翼腳接，化突出陣地爲一直線陣地，節省兵力，反較有利，而國民不察，頗多鯁鯀過慮，此殊嫌於軍事上認識不足，敵於十二日晨七時起，仍猛烈轟炸我退出之陣地，直至十一時始發覺已無一兵，空費彈藥射擊四小時之久，我軍此次抗戰，確抱與敵偕亡之心，萬無輕易撤退之理，寶山守城之兵，未奉撤退命令，苦撐三日，全營殉城，至死不退，可爲明證，日人宣稱三星期可了滬戰，現已延長月餘，彼用十萬大兵，結果不過如此，其前途已可想見，當茲兩國並命之際，國人應三復「開勝不驕，開敗毋餒」之語，然後方可擔當大時代之使命也。

日軍在滬作戰之實力究竟如何，此一問題，恐正縈繞於許多人的心中，茲據記者所得解答，卽正規陸軍十個旅及一工兵團，海軍陸戰隊一萬人左右，軍艦及裝甲商船百餘艘，飛機二百餘架，如此龐大武力，經一月之時間，表現之成績，僅攻入我江岸東西不及五英里，南北不及十英里之地，合之不過五十平方英里之地，已使用其全國陸軍兵力四分之一，海軍兵力三分之一，空軍兵力十分之一，目前戰局尙是膠着狀態，如照目前情況推算，吾國擁有四百萬平方英里之大，地，傾全日本之

人，亦祇能擾亂我五萬平方英里之地，由是以觀，日本誠不足畏矣。

現在上海作戰之敵軍，除海空軍外，正規陸軍中，據俘虜及諜報所知，其番號長官，有如左表。

第三師團二十九旅團	旅團長	伊東正喜
第五師團二十一旅團	旅團長	吉木貞一
第六師團三十六旅團	旅團長	谷壽夫
第八師團十六旅團	旅團長	中路直三
第九師團六旅團	旅團長	秋山義兌
第九師團十八旅團	旅團長	井田宣時
第十一師團	師團長	多田駿
第十二師團十二旅團	旅團長	山田乙三
第十四師團二十七旅團	旅團長	末松茂治
第十六師團工兵十一聯隊	聯隊長	兒玉支雄

以上各部隊中陣亡之聯隊長（團長）已有第六師團第六聯隊長倉永辰治，重傷之聯隊長已有三十四聯隊長加藤守雄，六十九聯隊吉澤忠勇，及鷹森孝等四員，官兵傷亡約萬餘人。

敵軍戰鬥能力

日軍之戰鬥能力究竟如何，此一問題，可舉新近覓得日軍頒發各部隊之「對華作戰要點」中之大意，以窺其奧，該要點除儘量誣蔑我軍之榮譽外，並列舉作戰時應行注意事項，歸納之可爲四點：（一）進攻華軍陣地之前，先以強大火力，行密集射擊後，始用步兵出擊。（二）步兵應儘量使用自動武器，以減少步兵之數量，增加步兵之質量。（三）每一次出擊，應力求海陸空軍之協同。（四）華軍最怕新式裝備，故不必一定獲得戰鬥效果，亦應儘量利用此等新式裝備，以爲威脅，以上四點，證之一月來敵軍所行戰術，卽以此爲根據，先舉八月三十一日再陷吳淞之役，敵先使用軍艦二十餘艘向我長約三千公尺之吳淞沿江一帶線的陣地，施行猛烈轟擊，軍艦每艘如以主礮四門計算，至少有重礮八十門，其主礮多係二十生的之口徑，有效射程至少有十五公里，吳淞沿江敷

設之工事自在其礮火射程之內，依照射彈散佈之被彈面公算，每一百平方公尺之面積，祇需平均分布礮彈四十發，即可殺傷毀壞此面積內之生物或建築物，敵於此役，自上午九時起射，直至下午五時始停，中歷八小時之久，如以每十分鐘發礮一次計算，敵艦是日所發之礮當在四千發以上，依照被彈面公算，可毀一萬平方公尺之面積，吳淞陣地長祇三千公尺，自己被其威力所征服矣，而敵更使用水上飛機三十餘架，擲彈數百，以填補礮彈不及之罅隙，我軍陣地之絕難保全，可想而知，故該線守軍六十一師之一團，不但不能尋求敵之步兵作戰，根本尙未望見敵人，卽已損失殆盡，敵之步兵遂安全登陸，宣告佔領吳淞矣，再舉九月五日敵軍偷渡沙龍口之役，其時敵軍原祇四百人左右，惟所挾武器均係自動機關槍，以兩三人管理一挺，此一挺機關槍因放射速度增高，直等於步兵一排（三十餘人）之兵力，且其彈道凝集，近距離之威力，更非步槍所能及，日軍配備每中隊（連）原祇六挺，今竟全部挾此武器登陸，故人數雖祇四百，而戰鬥力竟在四千步兵之上，其勢之銳，自不可當，難怪防守該線之九十八師，不能阻其進至寶楊公路也，至於出擊時之協同動作，及利用新式裝備爲威脅等，其事誠不勝枚舉，綜觀日軍戰術，自表面而言，敵據有大量精良武器，純粹利用科學

工具以臨我軍，而我軍所以抗之者，除血肉之軀外，復何所恃，此或「恐日病」者致病之原，殊不知戰爭之道，首重士氣，次問戰鬥效果，終究如何，暫時得失與一瞬即變之戰略戰術，與全盤戰局所關甚微，日軍自鳴得意之現行戰術，就其本身而言，絕無可畏之處，試就上開四點分別解說：（一）密集射擊，我軍固有損失，試問此密集射擊，究需付出若干費用，究可獲得多少代價，吳淞一線，固已被其粉碎，但四千發砲彈及數百枚炸彈之價，粗為估計，至少應值百萬以上，日本國民付出百萬以上之血汗代價，僅由日兵暫時佔領業經粉碎之吳淞，此種消耗，究有何等價值。（二）精兵主義固可逞一時之威力，然其武器之放射率愈高，消耗率自亦愈大，以四百人行四千人之消費，日本財力絕難持久。（三）陸軍不能脫離海空軍單獨作戰，且需海空軍先行掃除困難，然後出擊，誠不知陸兵之功能何在，如一旦處於海軍勢力所不及之地，或空軍喪失制空權後，試問陸軍尙能從事戰鬥乎，日軍之所謂「協同」，可知不過是陸軍必須倚賴海空軍之門面語。（四）新式裝備，施於初見世界或毫無自信之人，其始或可生效，然純以恐嚇為目的，必欲使人始終畏懼，蓋亦難事，即以記者而論，初睹敵機轟炸，固有戒心，經見既久，遂萌不過爾爾之念，以手無寸鐵之書生，已作如是想，乃欲用

此等手段加於精忠報國之鬥士，直爲不可能之事矣。總而言之，日軍所可稱道之戰鬥能力，與其譽之爲富有重大威脅性，毋寧直接呼爲鋼鐵火藥之大浪費家，然以日本之貧乏，此種物資，從何而至，言念及此，不禁寄與愛好和平之日本平民以無限同情，彼輩胼手胝足，勤勞終歲，血汗所得，竟遭軍閥壓榨，浪費於不義之侵略戰爭，豈不冤哉！反觀我軍一月來所表現之事實，就士氣而論，再接再厲，寶山有殉城報國之官兵，虹口有不甘作虜之飛將，以視滁州日空軍之跪地乞降，淞滬日陸軍被攻，至急時之舉槍納命，可證是非公理之激發作用，尙能表現於兩軍士氣之中，再就戰鬥效果而論，日軍目前所採之戰術，如此浪費，不但日本軍需供應難乎爲繼，其國民在負擔上亦吃不消也，故言日軍之戰鬥能力，無論從任何方面看，均一紙糊老虎耳。

我軍戰術檢討

我軍之戰術究竟如何，此一問題，須先涉及我軍之戰鬥精神及戰鬥能力，然後可以闡明我軍以前雖處於極爲不利之戰術中，而表現於戰鬥精神及戰鬥能力上之成績，實爲光榮偉大，溯自甲

午以還，日本軍閥不念千年來受我文化薰陶之德，乘我內憂外患，屢次趁火打劫，二十一條，山東出兵，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侵佔平津，無不明目張膽，對我恣意壓迫，必使同文同種之善鄰，在其窮兇極惡之政策下，窒息苦惱而死，以遂其併吞中國領土之野心，中國國民，焉有不義憤填膺，攘臂而起，以求國家民族之生存，七月七日盧溝橋之烽火既燃，八·一三上海之燬端又起，必迫中國出而應戰，此種咄咄逼人之氣燄，已使全中國之國民不能再忍，况負保國衛土重任之鬪士乎，故在心理上言，我有理直氣壯之師，以拒彼內疚神明之衆，士氣之旺，可以想見，至於軍隊訓練，其成績亦爲人所共喻，無論爲調整師，整理師，或剿匪部隊，其裝備均屬簡陋，空軍之協同甚少，海軍之協同根本沒有，以當敵人海陸空立體戰術之威脅，此次參加抗戰之陸軍，無不咬緊牙根，至死不屈，世界任何國家之陸軍，恐亦不能有此奇蹟，此非誇大之言，試以一·二八中，日軍每日用爲宣傳之一「肉彈三勇士」，現役中吳淞戰線之所謂「肉彈六勇士」爲例，彼十萬人中祇有寥寥數人，慙不畏死，卽引以爲榮，而我軍之犧牲精神及戰鬪能力，配備於淞滬戰場視死如歸之健兒，殆無一不是肉彈勇士矣。

我軍對於此次戰爭，既已明確認識其神聖之意義，又本其數十年之實際教訓，發揮實力，故雖以簡陋之武器，其始猶自採取攻勢，飛機轟炸，重砲射擊，人類遇之即成悲境者，我軍視若無睹，不辭任何犧牲，在重重砲火中，奮勇突擊，開北沿租界之線，八月二十一日曾攻入北四川路，虬江路，江灣沿租界之線，八月二十二日曾攻入匯山碼頭，楊樹浦沿租界之線，先後由華德路攻入齊齊哈爾路、華盛路、遼陽路、大連灣路、舟山路、公平路，明知敵人挾持新式武器，又在租界內以數十年經營之據點，在一百處以上，其抵抗力之強，不言可喻，然我軍既已迫而應戰，初試鋒鏖，不覺情緒高漲，其勢難遏，以血肉之軀，抵擋敵人新式武器，凡此諸役，除攻匯山碼頭之役外，其餘諸役，多行白刃衝鋒，此種戰術，用於敵有據點之市街戰，原難收得效果，但竟達成任務，我優敵劣之勢，即已盡情暴露，蔣委員長平昔教育官兵「精神勝過物質」一語，亦從事實證明矣，但行此種戰術，用之於最後五分鐘之主力戰，必收莫大之利，前此兩軍緒戰之時，即行使用，或將認為不值如此，其實此亦另有意義，蓋我軍雖有十年戰場經驗，但從未與新式裝備之敵國部隊接觸，所以採取攻勢，即欲獲得實際效果，用堅將士作戰之自信心，就另一方面言，敵雖憑藉新式裝備亦不足阻我出擊之軍，使敵重新認識新

式裝備之不足恃，有此兩種結果，我軍之士氣自然旺盛，敵人之戰意必致沮喪，此在兩軍心理上之影響，於我至爲有利也。

租界北區之敵既已受此嚴重打擊，不能向外發展，遂自十六日起，以增援之敵偷襲浦東、瀏河、羅店、吳淞、張華浜、蘊藻浜、沙龍口、虬江碼頭諸地，陣線逐漸外擴，我之戰術亦一變而爲守勢防禦，其間陣地幾出幾入，我軍傷亡雖重，敵亦傷亡萬餘，因其努力奉行「對華作戰要點」，使盡平生氣力，儘量利用飛機大砲，結果所費不貲，以助成我消耗戰之目的，我軍則漸趨穩健，不予輕易出擊，八月二十八日王師接得確報，張華浜之敵，陣地確已動搖，始予總攻，九月八日楊行前線楊園增援後，第一命令，卽爲「節省子彈」，可見我軍盡量儲蓄實力，以應付將來之主力的戰，此種戰術，當無可議之處。

九月十一日我軍自動撤至第一道防線後，仍採守勢防禦戰術，逐漸脫離敵海軍砲之威脅，陣地工事有月餘之經營，相當鞏固，敵機轟炸，亦無所懼，敵之陸軍出擊，此在我軍求之不得，因除敵海空軍外，其陸軍誠不堪一擊，此非輕予嘲笑，實其戰鬥力之估價，祇能如此，故我進入預定陣地後，找

出敵人缺點，便可隨時出擊；九月十五日一鼓而收復羅店，即爲明證。現行之戰術，不但可以節省物資，並可保全人力，敵如以攻勢姿態，向我進犯，其犧牲自必較我重大，消耗戰之任務，今茲始漸達成，綜觀全盤戰術，初用猛烈攻勢，以挫敵人之鋒，現行守勢防禦，以儲我軍之力，始終由我主動，勝利之把握，其在此乎。

我軍戰略檢討

我軍之戰略究竟如何，可分爲三時期而言，自八月九日虹橋事件發生後，敵於十日起即陸續在滬增兵增艦，上海市長俞鴻鈞向日本駐滬總領事岡本質問，彼初則謊言「增兵無妨」，繼即提出「撤退保安隊，撤除防禦物」等無理要求，侵略上海之舉，已是勢在必行，其時敵駐滬兵力除原有之陸戰隊及長江上游退滬之陸戰隊外，並由吳港陸戰隊增援數千之衆，合之亦將近萬，敵艦則增至二十六艘，本其以陸軍控制華北，海軍控制華南之一貫的政策，欲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以威脅我保衛上海之三千保安隊，殊不知我於虹橋事件發生後，即已窺破敵之陰謀，駐防上海附

近之八十七及八十八師，奉命以急行軍進至開北江灣、楊樹浦一線陣地，中經數小時之運動，十二日清晨，以上各線即佈滿我抗戰鬪士，此種「後發先至」之動作，實予敵人當頭一棒，兩軍之戰陣既列，日軍如真有勇氣，當不待我軍喘息，早已出擊，而事實則並不如此，記者是日遍歷開北及北四川路一帶觀察，我軍已據工事，作預備放之姿式，而敵人則在北四川路底一帶奔走擾攘，來往不寧，不知數日部署，所作何事，尤可笑者，敵既欲以威脅加我，使我「屈膝」，而我表明抗戰決心，展開實力以後，素無信義之敵，忽又高談法理，在共同委員會席上，竟責我破壞「淞滬停戰協定」，當經俞市長指出日軍去歲向該協定規定日軍必須退出之八字橋一帶地點侵入，協定已由日軍先行破壞，安能獨由我方遵守，岡本始俯首無詞，而日軍亦自知勢成騎虎，十三日上午九時十五分始以便衣隊向我市區警戒線內衝入，淞滬戰幕遂正式揭開，而敵之威脅政策亦宣告失敗。

第一時期之我軍，純取攻勢的戰略，自八·一三至二十二之十日間，由開北沿江灣至楊樹浦一線，我軍全在外線作戰，將陸上之敵包圍，東西夾擊，行「攻勢鉤形」戰略，多已收效，東面先後進佔華德路等地，西面進佔虬江路及海軍俱樂部附屬園，敵之公大紗廠及北四川路底陸戰隊司令

部等東西兩司令部，均受我軍威脅，尤以二十二日前所行之「突貫攻擊」戰略，竟建大功，二十二日上午三時前我軍由敵陣中央突破，進佔雁山碼頭，一度將東西之敵切斷，此爲我軍在取攻勢時戰略上之成就。

敵在租界北區作戰既告失敗，乃由正規陸軍增援，遂於十六日轉向浦東進擾，當經我軍擊退，又於二十日拂曉偷襲川沙、石洞諸口，進犯羅店鎮，行「翼攻擊」以爲牽掣，亦被我軍施以包圍，此後敵陸續偷渡瀏河、吳淞、蘆藻浜、張華浜、沙龍口、虬江碼頭諸地，使我軍陷於內線作戰，我軍始以「逐個擊破」之戰略，將敵分別包圍，苦撐二十餘日，彼此傷亡均重，敵之新式武器，漸次濫行使用，我因陣地凸出部份忒多，又以戰術上之種種不便，乃自動於九月十二日退入第一道防線，第二期之我軍，所採戰略，遂成「守勢防禦」。

今後我軍除在主力決戰之時，當傾全力予敵人以致命打擊外，現似將不出於「守勢防禦」之一途，敵如進犯，自須付更大代價，侵略之難，迥非敵始料所及，故近衛首相原言三星期可了滬局者，已於九月十日公開向人宣稱滬戰本年底亦不能了矣。

我軍現採「守勢防禦」之戰略，其優點可以言者約有兩端，一為陣地化為直線，工事敷設較易，無論採用線的陣地或面的陣地，均可運用自如，所生戰術上之效果，改白刃衝鋒為壕塹戰術，可以節省人力物資，對於陣地之保持亦易，陷敵於膠着狀態，欲速不得，欲罷不能，以完成我持久戰之目的，一為地形上所予之便利，可使部隊增加戰鬥能力，前此部隊之行軍、做工、作戰，在敵軍控制制空權之情勢下，我軍祇能工作十小時，敵則二十四小時內均可工作，現我既已步入穩紮穩打之途，祇願作戰，毋煩再事運動，在時間上即已增加三分之二，況敵海軍廠有效射程漸遠，將來進入湖沼地帶作戰，敵之所謂「泥足」，即可見諸事實，歷史上在湖沼地帶作戰而獲得勝利者，祇有興登堡一人，然而我非一敗塗地時之帝俄殘兵，敵之統帥如長谷川、松井、永野等等，安能妄擬興登堡、歐戰時東戰場之奇蹟，絕無再造之機會矣。

綜觀我軍所行戰略，無論攻勢守勢，都已達成任務，而運用之靈活，措置之適宜，尤可謂卓著成績者也。

我軍政略檢討

我軍物力雖不及敵人，一月以來之上海抗戰，論戰術並未失敗，論戰略則已成功，且於整個國家之命運，發生一新的好轉，大時代對於吾國之賜與良非淺鮮，世人每以戰爭爲苦者，被壓迫之中國，反由抗戰中自力更生，此非故作樂觀之言，依大勢觀察，敵我兩方於上海之戰後，在政略上所發生之結果，優劣之勢，判若天壤，今舉六點以爲證明。

(一) 敵初以爲祇用恐嚇手段，不費一矢，即能壓迫我保安隊退出上海，視上海亦如東北之垂手可得者，結果適得其反，自遭我軍英勇抗戰以來，所受無形有形之損失，有非想像所及者，其一貫的如意算盤完全打錯，是其政略上失敗之第一着，抗戰以後，姑不論敵傷亡慘重，元氣大傷，即就被其侵入之江岸五十平方英里之地而論，除市政府之少數堂皇建築外，寶山、羅店、吳淞等處，無不因抗戰而變爲一片焦土，敵以極大代價，得此焦土，不知派何用場，戰區人民，鑑於敵軍恣淫燒殺之獸行，盡已逃避一空，真使日軍踏入「無人之境」，記者獲睹東京，朝日新聞所載敵軍侵入羅店之照

片，其聯隊長和知鷹二，以愁眉苦臉之表情，整其隻脚，立於羅店鎮瓦礫之場，又寶山入城之敵，雖揮旗舉槍，故作狂態，然其照片背景，盡係斷壁頽垣，此種堅壁清野之策略，實予敵以重大打擊，使其軍事佔領之地，完全無所利用，而造成清野之實者，又係敵之飛機大砲，付出最大代價，獲此「石田」，全是蝕本生意，敵在政略上的失敗，此其一。

(二)敵之常備正規陸軍，原祇十七師團，而用於鎮壓國內反動，防止殖民地革命運動，應付東北義勇軍，至少應使用六個至八個師團，七月七日華北抗戰事發，敵在津浦、平漢兩線作戰之部隊，據知已達六萬，其番號為第十四等師團，平綏一線作戰之部隊，據知已達五萬，其番號為第四、第十九等師團，合之約近六個師團，上海抗戰事發，海軍勢窮力蹙，不得不由陸軍增援，使用於上海之兵力，又逾五個師團，是則日本之陸軍，在目前即已竭其全力，將來戰區再一擴大，敵即絕難勝任，其所以不敢在青島尋釁，並非日軍閥愛惜其商民二十萬萬元之投資，實無能力再釀事端，增其擔負，而近日擾亂閩、粵者，祇是敵之海空兩軍，陸軍竟無聞焉，可見其捉襟見肘，窘態畢露矣，日本向來之假想敵，為俄、為美，陸軍對俄，海軍對美，成爲一貫之國策，今以侵略我國之故，竟將陸軍兵力使用殆

盡，尙未能征服中國，誠不知假想之敵一旦見諸事實，則將憑藉何種力量，以圖自存，敵在政略上的失敗，此其二。

(三) 日本已成債務國，此次侵華軍費，兩月之內，竟已兩次要求追加，第一次「北支事件費」總額十三萬萬元，第二次「支那事件費」總額二十萬萬元，合之爲三十三萬萬九千二百六十七萬一千元之巨，第二次追加之支出內容如左。

陸軍費 一、四二二、七一三（千元）

海軍費 三四九、九五八

預備費 二五〇、〇〇〇

共 二、〇二二、六七一

此等費用殆將完全用於消耗戰上，而日本人民每人即須增加負擔四十元以上之戰費，況其對華作戰後，對華貿易即幾完全停止，軍閥黷武，不惜大肆搜括，以作下本不生利之事，結果必致民窮財盡，無怪日本財閥已有反戰之醞釀，故就經濟立場言，敵在政略上的失敗，此其三。

(四)東北事變後，日本退出國聯，已成孤立之勢，侵略華北後，又遭舉世詬罵，不但不自反省更加一意孤行，再犯上海，引起世界之反對，以上就國際關係言，敵在政路上的失敗，此其四。

(五)上海抗戰後，敵竟疑神見鬼，以爲中國必須依賴軍火進口，始能作戰，竟以大量海軍，違法封鎖中國海岸線，不但欲使上海成爲死港，敵據伶仃洋、東沙島等地，並欲威脅香港，殊不知此舉除子第三國以打擊外，對我並無多大之影響，反之，卻使沿海密集人口流入內地，工業、資本亦漸向中部遷移，爲我保存抗戰實力不少，敵在政路上的失敗，此其五。

(六)中央以精銳主力在華北及上海抗戰後，國內之統一益見鞏固，日本數十年所行離間分化之陰謀，現已盡失效用。促成統一運動，主觀上固在我軍事各領袖之澈底覺悟，客觀上實由日本製造之形勢所促成，是敵欲敵我者反而利我，敵在政路上的失敗，此其六。

以上所舉，不過荦荦大端，敵不惜使用武力，以求貫徹其侵略主義，結果如此，前途亦可想而知矣。

戰區興革諸事

由上所舉敵我雙方之種種分析，合之得一結論，卽我軍於上海抗戰之前途，確具勝利把握，然此勝利之因素，除作戰部隊仍須以始終如一之堅決的自信心及英勇的戰鬥力，完成其神聖的任務外，其他方面之助力，亦爲成功因素之主要部份，今請略論目前有助於抗戰諸事，並向關係方面建議，以爲本文之結束。

首須述及一可敬可風之事，卽上海童子軍及青年戰地服務團等組合在戰事上之貢獻，實爲偉大，彼等沐風櫛雨，或出入陣地，任救護運輸之工作，或留守後方，維持秩序，服務之勤懇，行動之純潔，使人感到新興中國之勢力，實爲雄奇瑰麗，記者愧未調查，不知工作人員究數分配與否，如其不能，則曾受軍訓之大學生及公民，亦應挺身而出，分擔其事。

上海市民對於作戰部隊之物質上的援助，可謂能盡捐輸之責矣，登一廣告徵求，所需無不立至，國民之熱情義舉，誠可欽佩，然此有兩問題急應注意，一爲物品之運送，務須力求敏速，如非前線

所需，根本不必送去，既係所需，焉可遲遲不送，前此送去三十六師之麵包，即因延宕日久，多已發霉，不能供作果腹之用，此中原因，或因手續周轉忒多，以後如由一機關統籌辦理，收到時即交各部隊之上海負責人，並設法撥給相當車輛，由其自運，既無積壓之虞，自可迅速到達，庶能於事有濟，一爲勸募捐款，此中流弊，層出不窮，軍費應由政府統籌統支，有力者最好是認購國家發行之救國公債，愛國團體之經費應自行籌措，不能依捐款爲來源，爲求防止假借名義以圖自私之輩，不宜再以團體或個人名義募捐。

軍隊運動和給養輸送，需要良好之道路及車輛，以增加其效率，記者親見市區各路凸凹不平者已多，甚至礮彈炸彈之洞，經月不填，黑夜行軍，生出許多危險，如組成若干義務勞役之戰區工程隊，如此簡易工事，自屬輕而易舉，茲事原有身負專責之工務局，望能注意及此。

前線官兵之健康，在戰事上有直接之影響，目下醫藥界祇注意事後之治療，忘記事前之防治，如能動員全市醫生和醫科學生，本國民之天職，醫生之仁心，邁赴前線，爲我保衛祖國之鬪士，行必要之防治手續，並由製藥家配送相當急救藥物，則較之等人死後送花圈之辦法，人道得多，又傷兵

醫院似應由統籌機關多派人員，隨時嚴格考核，對於怠職之醫生及看護，苦進忠告，勸其毋以人命爲草菅，毋以做傷兵醫院之醫生及看護爲時髦，必須熱心服務，對於傷兵之管理，尤望各部隊之上海負責人少開會，多去照料，至於戰地衛生，各地衛生行政機關在此時尚不發動實力，真爲不可原諒之事，對於屍體之掩埋消毒等等，望能卽有一種戰時組織去工作，以防止瘟疫之發生。

上海抗戰中證明五年來軍事上之準備，相當成功，而政治上則仍待加緊努力，例如保甲工作，卽缺乏成績，以致漢奸活躍，民團警察，至少應做分段肅清漢奸工作，戰區人民，應加重其連保，戶口異動陳報等責任，並可科以協同搜索之責，以安定後方。

戰區之黨員既奉有「先人民而犯險，後人民而退息」之命，切毋顛倒其詞，逆行其事，庶幾平日掛在嘴邊之宣傳言詞，處於亂世，以實踐爲人民作榜樣，毋効崑山黨務特派員朱學典，甫於八月五日召集民衆團體舉行報國宣誓，六日卽遁於上海，一去不返，其祕書楊維熊亦率同職員逃避一空，以致民衆失所領導，記者亦爲黨員，對此偷生畏死之徒，實覺羞與爲伍，不知我森嚴之黨紀，對於此類誤國瀆職之事，能爲懲一儆百之制裁否。

人民本於愛國熱忱，對於戰時動態，自是十分注意，新聞政策，切不可忽視，上海戰場縱橫數十里，戰鬥單位如是之多，軍方應設法使各種情報集中，以迅速之方法供給報館，介紹國人，先入爲主，以杜敵人之謠，並求其內容確實詳盡，不致自欺欺人，一掃新聞界雜亂矛盾之現象，以澄清國民之視聽，對於願赴戰地採訪之正當記者，尤宜諒其愛國熱情，予以便利。

凡此諸種問題，均係記者身經目擊，積鬱五內者，今茲舉出梗概，乃出於純潔之動機，期能於上海抗戰之實際行動，有所裨益也。（九月十九晨寫完）

別張治中將軍

本日午後，愁人之秋雨迄未停止，記者仍御兩輪機器腳踏車，踏上預期之第二次戰區遠足的征途，不意在泥濘道路中，先後翻車三次，最後一次且將左腳掛入輪邊，受輪盤支柱之劇烈磨擦，裂鞋穿襪，傷及左踝，乃致不良於行，滬戰以來，記者因赴戰區採訪，至此已爲第四次之受傷，雖將原定計劃打破，但亦獲得一極可紀念之機會，蓋承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張治中將軍於其離部前三小時，

與記者在後園接談，回憶滬戰初發，記者於八月十五日以報人身份，首先在南翔軍次，會見張氏，今又適逢其會，於淞滬戰區爲最後之惜別，斯亦因緣巧合也已！

張氏雙臂交抱，面容清癯，與記者分坐園中，雖覺每次晤對，均見其益形瘦削，然始終不足以掩蔽煥發之精神，氏以誠摯言詞，首爲自述彼亦愛讀本報之一人，對本報之言論，向所重視，並於記者之意外遭遇，深加慰勉，氏云「君傷腳來訪，誠爲『勇敢之人』，余雖至忙，故亦不能不招待也。」其時侍從連來催飯，氏顧謂之「請彼等不必候我，可言我有客人在此談要緊的話。」其待人之熱情，使記者深爲感動，記者且知是時朱總司令初到，宋、王、孫諸軍長亦遠道來送，爲儘量節省時間，故僅發問關於張將軍個人之事，以期獲得辭職真相，告慰讀者。

「總司令因病辭職，已獲批准，其詳可得聞否。」

「余自今春辭去軍校教育長職務，原擬出國養病，嗣以中日局勢緊張，未能如願，八·一三之前夕，奉命縮軍淞滬，此爲余生平第五次參加戰役，本期稍盡軍人天職，然以病魔纏繞，如再勉爲其難，則犧牲個人事小，貽誤軍機事大，現值戰局已步入一新階段，陣地漸臻鞏固，前途較可樂觀，故始

以病請辭，奉命與朱總司令對調負責，回京供職，此余辭職及赴京之原因與經過也。」

「總司令之辭職理由，吾人爲珍惜國家人才，自應深切同情，不知今後以健康關係，仍須出國療養否。」

「國家至此地步，余已絕出國之念，但對新職恐仍不勝繁劇，回京後擬向委座面陳辭意，如蒙邀准，當在京中養病，身體稍事復原，尙可再來前線努力，余對抗日工作，始終均願立於第一線，如因健康之不許，則決無退休之意也。」

語至此已近十五分鐘，林間細雨，沾衣欲濕，記者不忍再擾，遂起立致惜別之詞，並祝其健康早復，張氏情意殷殷，邀於便中赴京續談，竊念瀕行無以爲敬，因將新輯「上海之戰」原稿一冊捧呈，藉作今次紀念，並說明原擬攜來奉請教正者，不圖已無餘暇及此矣，張氏則謂作序之事，回京後可以寄來，並應記者之請，題「持必死之心，堅必勝之念」兩語於手冊，終於捲戀情懷中，相與鞠躬而別。（九月二十三晚寫）

滬戰一月記

後發先至

自七月七日盧溝橋事件發生，日軍在北方挑釁得手，乃決擴大範圍，向滬用兵，八月九日適有虹橋中日軍衝突之事，日本小題大做，故作張皇，除原駐上海之海軍陸戰隊六千人而外，並加以長江上游退滬及暗由吳港調來之陸戰隊共約三千，連同在鄉軍人，合之即已逾萬，軍艦駛入黃浦江者二十餘艘，十一日下午日軍以爲藉此可以大肆威脅，遂向市長俞鴻鈞提出「撤退保安隊，撤除防禦物」等無理要求，當經正言拒絕，我方從而察知日軍侵滬之舉，勢在必行，遂有八十七、八十八兩師調滬增防之緊急對策，該師等窮一夜之力，以急行軍達成任務。十二日清晨，聞北江灣殷行、吳淞一帶，已佈滿我頂盔執銳之士，在我領土內執行其軍人天職矣，反視日軍張皇紛亂，部署不周，延至十三日晨，始以少數部隊向我江灣、閘北陣地出擊，八一三戰幕遂以揭開，此一陣線，至今仍爲我

軍扼守，軍學家認為理想雖高事實難行之「後發先至」我軍竟能儘量發揮其功能，由此一着，關係一月來之戰局，蓋非淺鮮，否則租界之敵早已正面進軍，無勞繞道侵犯江岸之線，而作苦戰矣。

空軍處女戰

一・二八之役，制空權全在敵手，八・一三抗戰之第二日，五年來我政府人民共同育成之國防新勢力，始伸其銀色雙翼，以英勇之姿態，展露於浦江上空，市民歡欣狂悅之情，實難描畫，我空軍與敵在現役中，均為處女戰，敵之數量優於我，我之質量優於敵，而空軍鬪士之勇敢，敵則望塵莫及，我有不甘作虜擊敵求死之空軍壯士閻少尉，敵有降落滁州跪地乞降之航空員，由此可證敵我之戰鬪精神，相去天壤，十四日起，我空軍屢次穿越敵之高射砲圈，轟炸出雲，其沉着勇敢，尤為中外人士所欽佩，敵機以台灣北部及淞口洋面為根據，向我京、杭、贛、皖等地襲擊，據軍政部發表，自十四至十六日之三日間，被我擊落者，已有三十六架，敵司令官長谷川清，二十七日報告日政府之數字，則為被我炸燬及失蹤者四十二架，受重傷者十六架，輕傷二十二架，合為八十架，九月十日又據南京

正式發表，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我軍已共擊落敵機六十一架，九月一日以後，發見報載被擊燬之敵機亦有十餘架，祇此損失，敵已使其人民負擔三千餘萬元之巨，加之敵機無的放矢，濫肆轟炸，不僅我無辜平民慘被殘殺者不下數千之衆，且於八月二十六日在滬錫公路距上海一百公里之地，襲擊代表英國之外交官員許閣森大使，似此狂暴行爲，不但遭中國全體國民之憤恨，且已失去凡有正義感國家之同情。

步兵奇蹟

八·一三之戰，敵以海軍巨砲，空軍轟炸，協同其陸戰隊作戰，久而無功，遂以正規陸軍增援，我除少數空軍應戰外，餘均步砲兩種抗敵，砲兵數量甚微，步兵裝備亦簡，而造成之奇蹟，將使世界驚異，茲舉三個實例，一爲二十二日攻佔匯山碼頭之役，除五輛坦克稍近機械化外，餘爲步兵三營，衝入敵人數年來經營之壁壘，傷亡雖衆，仍攻擊不已，卒將該碼頭一度佔領，殆至敵艦集中火力，封鎖匯山碼頭至天德路、華德路一帶連絡線，東西之敵，又從兩翼夾擊，我進入之軍，在此重大威脅之

下，猶不肯退，甚至有一連官兵，全部被敵燒夷彈焚死者，此種攻擊精神，宋希濂將軍喻為歷史有名之日，俄奉天會戰時，日人之犧牲精神，其壯烈亦遠不及此，一為九月五日寶山守城之姚子青將軍，以一營之衆，當敵海陸空立體戰術之威脅，苦撐三日之久，乃至全營殉城，此種成仁取義之決決大國民風度，非有悠久文化及崇高德性所培養之軍人，曷能臻此，一為九月九日敵以戰車五輛猛衝我春江路陣地時，我軍兵十二名，身裹炸彈，橫臥公路線上，任其戰車爬進，轟然數聲，彈爆車裂，我忠勇之鬪士亦以身殉，是役計毀敵戰車二輛，該線竟得轉危為安，一·二八敵屢作宣傳之「爆彈三勇士」，視此真瞠乎後矣，以上所舉，僅步兵奇蹟中之三例，至於各部隊在陣地效死不去之攻擊精神，重傷兵尚能鼓其餘勇殺敵四人之事蹟，均足證明我軍戰鬥能力，高敵一等。

砲戰

敵恃以攻擊我軍者，非官兵對於戰爭動機之正確信念，亦非慷慨就死之攻擊精神，乃憑藉其數十年刮削國民膏脂所造成之新式武器，觀其一月以來敵機敵艦之濫肆轟炸，展出消耗戰之恣

態，其結果於我無大損害，於其民窮財盡之日本國民，則將迫之於經濟自殺之末路，本月初日本臨時議會通過之對華戰費追加預算，每月支出已逾二萬萬元，以其本土人民平均分擔，每人每月須納三元之巨，此種艱難困苦之血汗代價，盡由日軍輕鬆容易加以浪費，以攻擊寶山一城而論，爲欲消滅我一營兵士，以敵艦數十艘集中火力，敵機三十餘架之不斷投彈，窮三日之力，城固爲毀，而槍砲彈藥之資，所費不下千萬元矣，其攻擊吳淞之戰術，亦係如此，進犯沙龍口等處，則探所謂「精兵主義」一質而言之，化步兵爲自動武器之機關槍手，其放射子彈之速度愈高，其財政負擔當然愈大，日本非富有之國，如此闊少作爲，近衛欲支持至本年年底，恐亦無此精力矣，至於純就戰術而論，敵艦雖有二十生的以上之大砲，射程雖遠，但須減去泊駐點至江岸之距離，又因我軍固守壕塹之線的陣地，其能加我之損害已少，况我空軍屢予轟炸，及精銳砲兵由浦東撫其背後，敵艦砲火威力，殆亦相當減少，我之陸軍砲射擊準確，彈無虛落，此固博得最佳輿論之事實，以少敵衆，尤爲難能可貴之精神。

翼攻擊

八·一三我軍控制租界北區毗連之線後，十三日敵既首先挑釁，我軍遂探攻勢，佔領陣地頗多，一度行中央突破，進入匯山碼頭，敵之正規陸軍不能不向滬增援，先後計有六個師團之衆，其戰略亦有變更，不由閘北、楊樹浦之線出擊，而師法一·二八故智，向吳淞一帶江岸之線進犯，行其翼攻擊的戰略，欲在揚子江右岸得手後，包圍我前線之軍，然而五年前之教訓，吾人自未健忘，敵甫犯我江岸，即遭我守軍痛擊，後雖改擾浦東，亦於十六至二十五日間被我完全擊退，此後戰事重心由吳淞移至瀏河，又移羅店，再移吳淞，敵固傾其全力，我亦增援十餘師之衆，現在沿江各陣地時作緒戰，主力接觸尚在醴釀，打來打去，亦未打出白川義則之老套，不過進展十二里之地區而已，我方整理陣地，穩紮穩打，已有充分準備，由瀏河至閘北之直角形陣地中，迄今作戰已有一月，彼此仍無多大出入，完全陷於膠着狀態，日軍揚言「三星期」即可解決之滬戰，已與一·二八「四小時」解決我軍同成笑柄矣，就目前趨勢觀察，我軍已改攻勢爲攻勢防禦，雖處於極爲不利之地形及戰

略上，上自統帥，下至員兵，殆均不肯放棄寸土，而求軍事上之便利，故目前我固陷於苦撐之局面，敵亦難獲無代價之勝利，縱令敵獲進展，將來之困難，更將予敵以不堪設想者，此非故作誇大之言，蓋敵決不能遠離敵艦，孤軍深入，况由淞滬西進，無論我有充分準備，即以縱橫密佈之湖沼而論，我之衛國鬥士，勝於帝俄之軍，而敵軍焉有統帥如興登堡其人者耶？（九月十四日寫）

第一道防線

八·一三抗戰以還，經一月之苦戰，我軍始於九·一一自動撤至第一道防線，所謂第一道防線，去我五年來所經營之國防陣線尚遠，僅爲右自閘北之軸起，經江灣、劉行、羅店，而至瀏河，此中敵人所據之地，東西不過五英里，南北不過十英里，就地形而言，全爲江岸凸出之低窪地區，我據之固無海軍外障，遂爲三面受敵之地，敵據之受我南北密接之兵，絕難再進，記者此次奉社命作戰區遠足之行，曾以此事詢於高級司令部之某某兩參謀長，彼之解釋爲前此作戰，純爲一種決心的表示，在戰略及戰術上均無必要，明知不能抵抗之地，亦行意外之抵抗，所以不顧犧牲，實欲予侵略者以

迎頭打擊，使其嘗試焦土抗戰之滋味，凡欲奪我寸土，必須付給相當代價，斷不能使其以為必得，即可輕易得之，此次撤至第一道防線，在戰爭原則上，始稍近理想云云，今茲所述，即係闡明此義，但為記者個人之觀察，以供動盪時代中同胞之參考。

當八·一三抗戰事發，我軍在閘北、楊樹浦之線者，不足兩師，敵出擊後，我即報以攻勢，先後佔領陣地多處，二十二日且被我一度攻入匯山碼頭，由此一役，堅定我軍自信，激厲我軍士氣，誠不在少，其後租界之敵，在我攻勢鉤形之包圍中，陣地之利，全在於我，敵艦於十四日試襲瀏河，以冀牽掣我軍，但為擊退，始以正規陸軍增援，十六日至二十日之間，進犯浦東不得，仍師一·二八故智，沿江進擾吳淞左右一帶地區，我軍亦增援應戰，戰區漸形外擴，敵又竭其全力，以海陸空立體戰術向我威脅，終至虬江碼頭、張華浜、蘆藻浜、吳淞、沙龍口、獅子林、月浦、瀏河口，均被登陸數旅之衆，復以精銳之久留米師圍犯我羅店，此時形勢，我已迫處內線作戰，三面受其攻擊，戰略遂變為攻擊的守勢，初尚企圖恢復陣地，先後連作壯烈之犧牲，作戰單位亦增至十餘師之兵力，統帥江灣至閘北之線者，為張治中將軍，統帥吳淞至瀏河之線者，為陳誠將軍，南北一線，曲折如帶，實為兵家所忌，不特難於

固守，卽連絡亦感困難，九·一一後，始退至現在之線，化突出陣地成一直線，至少有四種便利：（一）直線陣地，較前可以節省兩倍以上之兵力，以前所使用兩倍以上之兵力，移轉配備於一直線陣地上，並不增兵而實力立見雄厚。（二）使敵人化零爲整，減少我行逐個包圍戰略之兵。（三）直線陣地無論線的陣地，或面的陣地，均較容易聯絡呼應，部隊之運動亦便，此一線之工事，事先已有準備，固守較易。（四）逐漸可以脫離海軍瞰之威脅，更得堅壁清野之實，誘敵深入，而行陸軍之決戰，故目前之戰略，又改行純粹守勢矣。

如以目前陣地爲有利，前此動作亦自有其特殊之意義，第一，可以表明抗戰決心於中外，以促起同情者之實質的援助，第二，可以試探敵人之實力，而把握其缺點，以供決戰時一舉殲滅之準備。第三，可以消耗敵人人力物力，使其欲罷不能，欲進不得，減少其決戰時之力量。第四，可以增加官兵對於抗戰之各方面的經驗。

徐參謀長曾語記者，現守之第一道防線，至少可以支持三月，將來縱令退至國防陣線，至少亦應支持一年以上，蓋國防線外，不止一道防線也，我軍因於事前已有準備，以後每線之工事，愈退愈

堅，敵人之耗費力量亦將大量累進，以日本財政之枯窘，絕不能負此重擔，故所謂長期抵抗之持久戰，須傾全力於最後之決戰，目前區區進退，誠不足計也。（九月十九日寫）

敵將傷亡表

上海之戰，敵軍損失奇重，官兵死亡甚多，截至九月八日為止，僅二十六日之戰鬥，已擊斃其校官十三員，擊傷將官一員，校官六員，校官階級以下，不計其數，茲將業經查明之傷亡官佐，探誌如左。

姓名	軍	職	官階	傷亡地點	傷亡時間	傷或亡
片山理一郎	三師五混成旅長	少將		羅店	八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	傷
介永辰治	三師五混成旅六團長	上校		羅店	八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	亡
加藤守雄	三師二十九混成旅三十四團長	上校		羅店	八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	傷
鷺森孝	八師十六混成旅團長	上校		吳淞	八月二十七日	亡
飯田七郎	不明	上校		引翔	九月八日	亡
小田島重	不明	上校		吳淞	八月三十日	傷

眞木盛平	十一師山嶽十一團長	中校	吳淞	八月二十九日	傷
淺間義雄	三師四十三團長	上校	獅子林	不明	傷
恒岡小文吾	十一師營長	少校	張華浜	八月二十八日	傷
小島三郎	一師十一混成旅營長	少校	吳淞	九月一日	亡
藤田菊治	三師騎兵團長	少校	吳淞	九月一日	傷
矢住政之	不明	少校	羅店	八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	亡
大洞？	不明	少校	吳淞	九月一日	亡
高木？	六師十一混成旅營長	少校	吳淞	八月二十五日	亡
森德源吾	十二師十三混成旅參謀長	不明	不明	不明	亡
三好明源	十二師團副	不明	不明	不明	亡
佐藤四郎	九師十八混成旅主計長	中校	不明	不明	亡
大島繁吉	十八混成旅副官	不明	不明	不明	亡
丸安得心	六師十一混成旅副官	不明	不明	不明	亡

滬戰二月記

全面抗戰開始後，南戰場淞滬戰線之戰事，至今已歷兩月，敵尙膠着於我第一道防線之前，時間上較一·二八之役多消耗二十八天，使用兵力則多至四倍，而侵入地區尙不及一·二八時三分之一，足證我軍抗戰實力之強，我軍初時行運動戰戰術，因取攻勢，傷亡較多，然藉此掩護，使後方部隊在國防陣線之前，築就前衛陣線數道，以利戰守，至九月十一日撤至第一道防線，始改行陣地戰戰術，以逸待勞，逼敵處於被動地位，故九·一一實爲淞滬戰線劃時代之時期，當本報漢口版於九·一八刊行之時，記者曾將淞滬戰線九·一一以前戰况，爲文揭櫫，現屆二月，特將戰况綜合，提要記述，以供讀者之參考。

敵情大概

敵在南戰場遭遇我軍英勇之抵抗，傷亡慘重，先後增援已達四次，現據我軍情報，本日敵又有一師團之衆來滬增援，五次增兵，其番號共佔十師團之多，計第一師團一旅團，第三師團兩旅團，第五、第六、第八等師團各一旅團，第九、第十一、近衛等師團各兩旅團，第十二師團一旅團，第二十師團一聯隊，第九、第十一師團中各附有騎砲工輜等特種兵共四聯隊，又兩大隊，即台灣北部守備隊，砲兵旅，亦已調滬使用，另有野戰重砲，獨立山砲，化學兵，機械化兵等兵種各一聯隊，海軍陸戰隊二萬兵員，總數在十五萬以上，配備於吳淞、劉行者最多，約五萬以上，羅店四萬以上，閘北二萬以上，敵集結重兵於此三區，顯然一路由羅店攻嘉定以略南翔，一路突破蘊藻浜進犯大場、廟行，以拊江灣之背，一路攻閘北正面，以進佔京滬鐵道，前兩路均係戰略包圍，後一路則係正面攻擊，目的均在攻略京滬鐵道，而圖利用鐵道進攻沿線各地也，敵之空軍在滬作戰者，陸軍飛機約一百五十架，其番號爲第三、第六兩航空聯隊，海軍飛機約二百五十架，其隊號有木更津、鹿屋、館山等三個航空隊，及鳳翔、龍襲、神威、能登呂等航空母艦，飛機總數約四百架，海軍方面各種艦艇一百餘艘，二十生的以上之主砲合之至少二千門，敵之統帥爲前海相永野修身大將，陸軍司令爲松井石根大將，海軍司令

爲長谷川清中將，如此實力，不可謂不強，然羅店、廣福、江灣、閘北等處之攻路，處處碰壁，均告失敗，現又企圖猛犯大場，其手忙脚亂，毫無主計之現象，實足令人齒冷也。

緒戰

虹橋事件既起，我軍後發先制，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等師，均以急行軍來滬，配備於閘北、江灣等沿租界北區之線。八·一三敵既向我挑釁，我卽報以英勇之攻勢，予敵重創，當時在閘北之軍會攻入北四川路、虬江路一帶，江灣之軍會攻入匯山碼頭，楊樹浦之軍會攻入華德路一帶，敵公太紗廠及靶子場東西兩司令部及中央陣地，均受我軍重大之威脅，是爲租界北區緒戰時代我軍之傑作，十六日起，敵欲進據浦東向我遙擊，又開始浦東之緒戰，經過五日之惡鬥，登陸之敵，終於被我全部肅清，租界北區之敵屢戰屢北，始又照抄一·二八刻板文章，西向川沙口偷襲，直攻羅店，敵軍既入羅店，乃展開江岸之緒戰，其後沙龍、吳淞諸口，均有敵軍登陸，陣地南北綿延二萬米達，我軍處處行包圍戰略，使用兵力甚多，終以敵人礮火猛烈，受有相當傷亡，此一時期我軍之犧牲雖大，但培育

官兵之抗戰自信，增長對敵之作戰經驗，均有極可寶貴之收穫，敵既遭遇我軍嚴重之打擊，其輕視我軍戰鬥力之心理，亦已爲之一變，影響今後戰局之發展，實爲重大。

運動戰

自緒戰至陣地戰之前，我軍所行全係運動戰，子敵之損失固屬不小，而我自失制空權後，陸軍之活動卽感種種不便，敵機既濫肆轟炸，我之部隊舉凡作戰，行軍諸種運動，均於黑夜行之，工作之時間大爲減少，於是出擊，增援，都感遲滯，然而陸軍之戰鬥精神，反從而發揚光大，羅店之爭奪，吳淞之苦戰，寶山有全營殉城之軍，閘北保軸心不搖之勢，敵以海陸空立體戰術加之於我，我僅憑陸軍苦撐，已能造就如此光榮戰史，實爲奇蹟，敵在運動戰時期中，最爲有利者，莫如攻佔羅店之役，其時敵以倉永、應森、和知等三聯隊，由軍艦十三艘掩護，於八·二二在川沙口登陸，實施翼側攻擊，牽掣我軍，是爲敵犯沿江各口之開端，借此點被其盤踞，久未肅清，乃致全局形勢，爲之一轉，敵既於江岸得手，確握外線作戰之利，我始於九·一一結束運動戰，而進入陣地戰之階段，在運動戰時期中，我

軍一面攻擊，以遏敵人之攻，一面做工，爲持久抗戰之計，陣地工事經月餘之經營，相當構成，立即反攻爲守，局勢誠如秋雲之變幻無方也。

陣地戰

我軍由滬太公路之羅店、劉行，在唐橋穿過蘊藻浜，沿江灣至閘北，構成第一道防線，除江灣之葉家花園，萬國體育場等地稍形突出外，陣面業已化成直線，工事相當堅固，遂於九·一一爲戰略的退守，事後敵尙未知，於九·一二猶以重砲猛擊江灣，我已放棄之陣地，直至四小時之久，無的放矢，殊爲可笑，此後敵既不能能手，祇得勉強進攻，受極大之犧牲，始獲劉行、顧家宅一帶，西進之軍，現尙阻於廣福，中央突破企圖，全然無望，又謀生事右翼，抽出江灣之衆，以攻閘北，數度接觸，始知市街戰之苦味，不及一週，又將此項計劃放棄，改由蘊藻浜偷渡，欲行戰略包圍，使用一師團之兵力，初攻浜南左翼，圖犯大場，現已膠着於葑村塘河汶地帶，後攻右翼以擬廟行，在嚴家灣遭遇我軍主力之打擊，竟至潰不成軍，背後攻擊計劃，再成泡影，種種部署，盡是庸人自擾，結果仍膠着於我第一道防

線之前，無法進犯，足證我軍陣地戰之得計，自我遂行陣地戰戰術後，敵處攻勢，傷亡較多，敵機、敵砲效果均爲大減，第一線所造就之成績，蓋已如此矣。

將來如何

南戰場之事，決無可萌悲觀之理，敵在未設防之江岸登陸，經過二月，尙屬無法進展，今後步步進入艱途，由現陣地再西，已非水田地帶之容易運動，河汊爲天然之防禦物，敵以二月始能攻佔水田地帶者，恐四月不能攻佔河汊地帶也，自彼處再西，更爲湖沼地帶，形同天塹，尤難進取，此尙就地勢關係而言，我軍在第一道防線後，步步爲營，直至國防陣線，其間防線不下五道，隨處皆可固守，況經二月之支撐，敵已勢窮力竭，昨日增援之兵，盡屬後備役中徵來者，未經戰陣之徒，亦配備於前線，安能達成如斯艱巨之任務，故以軍事立場推斷，將來之事，無可悲觀，且自滬戰發生，日人惹起之世界性的糾紛，案如山積，一旦各國真以實力助我，前途更可樂觀矣。（十月十三日寫）

大場，必守論

滬戰爆發後，敵初受圍攻，困守租界，及至援兵大集，乃以海軍圍犯瀏河，失敗，轉攻浦東，亦不得逞，竟沿川沙口突入羅店，又渡沙龍口進佔寶山，吳淞失陷，劉行不守，江岸要點盡歸敵手，其中尤以爭奪羅店，三進三出，展開兩軍之惡戰，敵所以猛攻羅店者，不外欲沿嘉羅公路以犯嘉定，或遵滬太公路北攻瀏河，南下大場，一以擴大外線，分散我軍兵力，一以戰術包圍，圖行翼側攻擊，幸賴我軍增援頗重，固守有方，終使敵人企圖成爲泡影，羅店膠着後，敵以重兵取得劉行、顧家宅，再西向廣福鎮之線，仍欲攻略嘉定，廣福我軍抗戰極力，敵終不得逞，於是抽出市中心之軍，分向兩翼增援，一度進攻閘北，遭我打擊後，未敢再犯，而其右翼之軍，則沿蘊藻浜、嚴家灣、陳家巷之線南渡，猛向大場壓迫，旬日以來，戰事重心遂西移於蘊藻浜之線矣。

敵所以欲得大場者，其動機不外有三。（一）敵自掀起滬戰後，增援五次，勞師曠日，並無多大發展，原欲師法一·二八老套，擴大外線，以威脅我軍者，反因陣面開展，使用兵力過多，處處遭我嚴重抵抗，傷亡慘重，遂欲縮短戰線，集中兵力，突破一點，寧可放棄攻略嘉定之戰，略包圍，捨遠求近，行戰術包圍以圖大場，然後利用地理關係，迅使我江灣、閘北之軍，受其背後攻擊威脅，逼使必行戰略

的撤退，即可以收攻佔上海之名，含糊了事。雖明知並無軍事上之真正價值，亦聊以聳動聽聞。趁此收場。(二)敵犯上海後，久攻不下，所謂「三星期可了滬局」，「十月十日可佔上海」，「十月十五日可佔上海」，結果均未兌現，不僅引起國際嘲笑，甚至搖動其自己國民對於軍隊之信心。於是不得不講求「速戰速決」之手段，圖謀一可以迅速使滬戰告一段落之方法，遂形成猛攻大場之事實。(三)最近國際形勢於日本最爲不利，尤其以行將揭幕之新遠東會議，係日本在國際關係上之一重要關頭，日本欲在會議中取得發言憑藉，必須有所謂「既成事實」，故在會議舉行以前，南北兩戰場之敵，均儘量謀一可以動人之事，故敵旬日以來猛攻大場，亟欲用爲根據，將上海附近佔領，以便其宣傳員在國際會議作爲欺人之口實。

大場四週公路縱橫，北至蘊藻浜僅四千米達，東連市中心僅九千米達，西通南翔亦九千米達，南抵真茹僅四千米達，繞赴閘北僅六千米達，居於江灣、閘北之銳角點，亦真茹、南翔之通道，在地形上成爲各要點之樞紐，如此處一失，敵據之進攻，可依爲用兵之軸，雖不進攻，亦可威脅我前方後方，故大場一地，我軍必出全力以守，蓋保住大場，即所以保住江灣、閘北，亦即所以保住上海，能保住上

海，則敵種種有利企圖，均可使其莫由實現，故大場之得失，較之羅店、寶山、劉行、顧家宅等孤立據點，誠不可同日而語矣。

敵犯大場，其步兵係分三路出擊，依十九日之情況判斷，我右翼之敵，南止於沿浜之嚴家灣、東北沈宅之線，敵雖由市中心西攻廟行，亦被阻於麥家宅一帶，中央沿滬太公路之敵，雖附以機械化部隊，亦僅進佔不及二千米達之陣地，現尙對峙於俞家宅、高家橋宅之線，我左翼之敵自突過葑村塘後，橫越河汶數道，進展至陳家宅、小池園之線，沿浜向南擴展陣地幾至三千米達，如再突進，則大場卽有側面受兵之危，敵對攻路大場，誠係全力以赴，日來並以大隊飛機在大場一帶轟炸，目的當然欲阻我增援之軍，及破壞我軍工事，以掃除其步兵前進之障礙，敵礮亦猛烈射擊，無時或輟，敵之技倆，不外實施瞰空協同，掩護其步兵前進耳。

由於地圖上之現示，顯然可見我右翼之軍抗戰得力，中央陣地亦無大慮，至左翼一線，雖有河汶可憑，而被敵突進距離南大公路祇八百米達之地，倘南大公路一斷，大場之守勢將被打破，蘊蘊浜十日間之血戰，卽盡付流水，左翼鬪士乎，君等所處地位之困難，吾人自當深諒，然全盤戰局之關

鍵，實由君等把握，爲民族國家之利益，不能不切望君等善爲努力也。（十月二十日寫）

閩北退却記

滬戰爆發前一日，記者在閩北區域乍遇我軍鬪士，橫槍阻途，英勇之氣，不可一世，使人回憶一
• 二八閩北失陷情景，誠不勝其悲喜交并，八·一三之後，不圖僅擄七十五日，大場忽焉失守，閩北、江灣之軍，遂被迫而作戰略上之退却，五年前之悲劇，不幸今又重演，記者在現役中旅居閩北，甫二十日，遽爾於秋月蒼涼之夜，隨軍西走，當時萬感叢集，儼如中山路上之軍馬，喘息返館，不能自已，因拉雜爲記。

大場在軍事上之關係，記者業於二十日著論闡明，且期其必守，蓋此處一失，閩北、江灣卽成四面受敵之地，故欲保守閩北、江灣，必以保守大場爲條件，惜大場守軍朱耀華部抗戰不力，如此重要鎖鑰地，竟爾輕輕放棄，致使本月九日以來蘊藻浜南之血戰，盡付流水，第一道防線之守勢，亦因而打破，全在內線之閩北、江灣，其守軍不能不行戰略上之退却矣。

二十六日之晨，大場不守之消息傳到，聞北駐軍無不悲憤填膺，正午即奉「死守閘北」之命，全軍歡聲雷動，滿擬拚將頭顱，同作壯烈犧牲，不意下午九時又來「立即撤退」之命，雖然命令如山，究竟人係感情動物，何況血性男兒，衛國士，眼見此苦守數月之大好河山，即將再受敵人鐵蹄蹂躪，豈不悲從中來，記者對於滬戰向抱樂觀，及遇如斯情景，亦不自禁而感慨唏噓矣。

深秋夜涼，下弦之月，遲遲不上，記者與偵察地形之參謀數人，繞道沿光復路向西徒步，隔蘇州河則租界燈火如晝，市聲漸息，以視吾人於黑夜摸窠，喘息不寧者，誠如天堂地獄，其時蘇州河北岸已有載滿輜重之舟，啞啞夜航，余等得乘船三艘，排水前進，過廣肇山莊河面時，清晰之槍礮聲自波上飄來，流彈掠頂而過，墜入租界爆炸者，不計其數，河邊哨兵，荷槍露立，深暗之人體輪廓，由於遠處火光反映，呈出雄偉渾奇之姿態，實足表現我軍沉着勇敢之精神，余等在火車港登岸，展轉始入交通路，時我部隊正陸續向西移動，在敵礮壓制之下，寂然穩步，大有不動如山之概，倘非素質優良，在退走時決難獲得如此成績也，既折而南，入中山路，敵礮數枚射落左近田間，炸聲甚鉅，適我空軍飛至掩護，敵之高射礮，信驍槍，探照燈，竟鬧成滿天星斗，惟敵礮則停止射擊，避我發現目標，致受

轟炸，我機繞飛數週，在真茹附近投下照明彈數枚，指示行軍目的地後，瞬即飛去，地下部隊在任何環境下，仍用齊一步伐，埋首前進，此種精神，實爲中國復興之徵象。

記者因職務關係，至大西路時不得不與同行之參謀告別，獨入租界，趕回館中報告，惟因腳傷未癒，步履艱難，時已午夜，租界因戒嚴關係，均經闔戶，僱車不得，蹣跚於途，幸遇一九三號西捕，深表同情，載送記者至靜安寺路雲飛分站，得一貼有通行證之車，風掣而歸。

回憶閘北於一·二八失陷時，敵獲之可利用漢奸胡立夫等進行傀儡組織者，此次閘北之難民均已跟隨部隊全數退走，決無胡立夫之流再生，敵在政治上得閘北毫無用處。

閘北市區已受敵數月轟炸，幾成焦土，敵今晨侵入時，又縱火搜索，房屋被燬，損失不資，據點喪失殆盡，敵在軍事上得閘北毫無用處。

閘北經數月之轟炸，夷爲瓦礫之場，工廠堆棧之貨物，如非運盡，早即敗壞，敵在經濟上得閘北毫無用處。

記者今晨再赴租界沿邊遙望，則閘北火舌四起，黑烟瀾天，其中尚有槍斃之聲，顯係我軍掩護

部隊尙未退盡，以致再起巷戰者，入夜烟火之勢，直干霄漢，焦臭之氣，數里可聞，嗚呼開北，誰其使汝受此荼毒者。（十月二十七晚寫）

孤軍將領題名錄

二十六日第一線奉命撤退時，擔任掩護開北部隊退却之八十八師五二四團一營之衆，官兵計共三百九十八員名，於其任務完成後，自身已不及跟退，困守光復路四行倉庫五日，屢經暴敵環攻，英兵勸走，均不肯放棄陣地，及至三十一日始奉到長官命令，全師而退，此種沉毅果決之精神，慷慨從容之氣概，實爲我國軍隊增加無上之榮譽，博得世界人士之讚美，茲將指揮作戰之長官姓名錄誌如下，以表敬佩。

職	務	姓	名	別	號	年	歲	籍	貫	出	身
副團長		謝晉元		中民	三五			廣東蕉嶺		軍校四期	
第一營長		楊瑞符		節鄉	三二			河北務海		軍校六期	

第一連長	上官志標	昇平	二八	福建上杭	軍訓一期
第二連長	鄧英		三二	廣東鶴山	武漢分校
第三連長	石美聚				
機鎗連長	雷華		三二	湖南常寧	武漢分校

紙上談兵錄

上海之戰，現已進入第三階段，且正急激發展，此種發展究能產生如何結果，端在吾人對於過去事實能否正確認識，如其能之，則本此認識以謀把握現在，創造將來，庶幾可於泛濫洪濤中收正本清源之效，記者因職務關係，久在戰區，既經二月餘之體驗，爰就觀感所及，本研究精神，客觀態度，先舉六個核心問題，略抒所見，以就教於讀者。

清算期的現勢

甲午以還，四十餘年間日本施於我國之壓迫，使吾人忍受至於現在，實已不勝痛苦，盧溝橋事起，激成全面抗戰，沿海沿江各省，如非深受敵軍之蹂躪，即已慘遭敵機之轟炸，海岸線亦被非法封鎖，文化中心，經濟重鎮，均已牽入戰爭漩渦，時僅三月，已成泛濫之局，此誠吾國對日之總清算期，抗戰結果，將來不外兩途，如非打倒強權，重新做人，即須淪於亡國之悲境，是故戰況之發展，關係吾人以及子孫後世之命運，不能不澈底明瞭，俾國民克盡其應盡之義務，茲爲便於敘述起見，假定以揚子江爲界，劃分全國爲南北兩戰場，其中再分若干戰線，此種區劃之理由，歐戰時即有顯例，以歐戰範圍之大，亦僅劃爲東西兩戰場（自波羅的海至黑海爲東戰場，自北海至瑪因河爲西戰場）蓋依政略及地理之關係，並就作戰目的而定之也，每一戰場中再劃若干戰線，在北戰場中似可分立三戰線。

冀魯戰線（或稱東戰線。）

察綏戰線（或稱北戰線。）

晉北戰線（或稱西戰線。）

南戰場中似可分立兩戰線

淞滬戰線（或稱東戰線。）

閩粵戰線（或稱南戰線。）

此則純依地理關係而言，舉歐戰之例，則「西格弗里戰線」是也，該戰線爲興登堡所經營，故聯軍又目之「興登堡戰線」是則且以人名爲名矣。

就全局而言，北戰場爲敵主攻之地，此實田中奏章以來之一貫政策，南戰場之事，殆已出敵意料之外，初欲略加威脅即可使我望而却走者，反致玩火自焚，釀成如此嚴重之局面，吾人推斷南北兩戰場之相互關係，在戰果上言，敵生事南方，原欲牽掣我增援北方之兵力者，因我竭力抗戰，使敵勢成騎虎，不能不分兵南犯，自削北侵之力，我據主動地位，以逸待勞，不獨造就無限光榮之戰蹟，且使敵人疲於奔命，不遑兼顧，可證南戰場在全面抗戰中所處地位之重要矣。

北戰場之事，本報同人已言之屢屢，茲篇所述，僅爲南戰場淞滬戰線之事，簡括而言，自八·一三抗戰以來，我始行運動戰，本成圍攻敵巢之勢，迄至二十二日羅店初失，戰局外延，九·一一始改

行陣地戰，十月六日敵大舉偷襲蘊藻浜，經二十日之惡戰，不幸全線鎖鑰之大場，突告失守，二十六日深夜，我軍始自動退守第二道防線，現在扼守蘇州河（吳淞江）沿河東連租界，西至姚家渡，折向北行，以迄瀏河之線，此陣地業已奉命死守，保衛上海之計劃，始終堅定執行，局勢正在急激發展之中。（十一月一日寫）

全部敵情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吾人祇知抗戰，而不詳究敵情者，蓋盲目之工作也，茲就各種諜報綜合編成左表，俾明敵所使用之兵力究有若干，而供我應付之策，其間倘無真知，則寧付闕如，以待查明補正，惟軍事一道，瞬息萬態，目下情況或已變化，但信大體尚不差也。

南北戰場敵使用之陸軍，其番號已經發現者，計有近衛、一、三、四、五、六、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六、二十等十四個師團，及各種特科部隊，特種部隊，海軍陸戰隊，人數估計至少在五十萬以上，超過

其公表之常備兵額一倍有餘，使用於南戰場者約十五萬人，北戰場約三十五萬人，其配備如左：

北戰場

司令官 寺內壽一（前陸相）

東戰線（冀魯）

第八師團長

前田利爲

一七聯隊長

奧龜六助

三二

阿部規秀

第十師團長

磯谷廉介

三九聯隊長

治田徳重

四〇

長野義雄

一〇

上野勘一郎

六三

中井重義

八・二三之役

騎十

恆憲王

第十二師團長

山田乙三

一四聯隊長

鈴木員一

二四

中村明人

第十六師團長

中島今朝吾

三三聯隊長

野田謙吉

三八

助川靜二

二〇

土橋永逸

西戰線（山西）

第一師團長

河村恭輔

一聯隊長

十川次郎

四九

竹內寛

騎一

中山保留

第五師團長

板垣征四郎

十一聯隊長

上月良夫

四一

山田鐵二郎

騎五

小瀬是繁

第六師團長

谷壽夫

二三聯隊長

岡本鎮臣

四五

神田正種

騎六

猪本近太

第十四師團長

土肥原賢二

二聯隊長

石黒貞藏

五九

坂西一良

八・一三之役

以上兩戰線尚有河邊、高木、川岸、山下、小林等兵團，及野戰砲兩旅團，攻城砲兩大隊。

北戰線（察綏）

司令官

植田植吉（關東軍司令官）

第四師團長

松井命

三七聯隊長

武藤桂太郎

六一

倉永忠一郎

第十四師團長

土肥原賢二

十五聯隊長

豐田範正

五〇

遠山登

騎十八

安田兼人

此外尚有酒井、鈴木、千田等兵團，六泉、十河、坂倉、一宮等混合隊，獨立砲兵一大隊，砲兵兩旅團。

【附記】北戰場之敵，計其陸軍二十三聯隊，騎兵九聯隊，砲兵兩旅團又三大隊，混合隊四

個，兵團八個。空海兩軍兵力不明。

南戰場

司令官

永野修身（前海相）

東戰線（淞滬）

陸軍司令

松井石根

近衛師團長

飯田貞固

近一聯隊長

關原六

近二

土屋兵馬

近三

森岡阜

近四

原田熊吉

第一師團長

河村恭輔

三聯隊長

湯淺政雄

八・一三之役

五七

山口直人

第三師團長

藤田進

六聯隊長

(已陣亡)

六八

長吉澤中勇

三四

加藤守雄

十八

中澤三夫

騎三

藤田菊治

第五師團長

坂垣征四郎

二一聯隊長

栗飯原秀

四二

天谷直次郎

第六師團長

谷壽夫

四七聯隊長

飯塚慶之助

十三

第八師團長

五聯隊長

三一

第九師團長

七聯隊長

三五

十九

三六

騎九

山礮三

工九

八・一・三之役

岡本保之

前田利爲

井上貞衛

西原貫治

吉柱良輔

青木重藏

富士井末吉

下枝金之輔

永野信一

森吾六

芹山透

野中利眞

輜九

三田村之助

第十一師團長

多田駿

十二聯隊長

本郷義夫

二二

田北惟

四三

淺間義雄

四四

和知鷹二

山砲十一

眞木盛平

工十一

山内章

第十二師團長

山田乙三

四六聯隊長

藤高堂英

四八

小島三郎

第二十師團長

川岸文三郎

八十聯隊長

鈴木謙二

此外尚有臺北守備隊佐村、重沉兩聯隊、及臺北倉本、殿兵旅團、野殿、山殿各一聯隊、化學兵、機械化各一聯隊。

海軍司令

長谷川清

轄第十、十一兩戰隊、第五水雷戰隊、艦艇總噸數爲三萬九千六百八十噸、海軍陸戰隊約一萬人、航空母艦有鳳翔、龍驤、神威、能登呂等四艘。

空軍之陸上機約二百一十架、屬第三、第六兩航空兵團、水上機約一百八十架、有木更津、鹿屋、館山等三個航空隊、航空母艦載機各十六架至四十架、飛機總數約三百九十架。

【附記】東戰線之敵，計共陸軍三十聯隊，騎兵兩聯隊，砲兵六聯隊，工兵、化學兵、機械化各一聯隊，南戰線（閩粵）情況不明。

綜觀敵軍兵力，似屬南多於北，實際配備於北戰場之兵力，殆不至此，且其新編之「兵團」，多轄兩個以上之步兵聯隊，或配合機械化部隊或戰車隊，故其戰鬥力較現役建制部隊爲強，日本竭

澤而漁，使用如此龐大兵力，以侵略我國，經四月之苦戰，局面猶未決定，足證我軍抵抗之力矣。（十一月二日寫）

滬戰比較觀

滬戰戰局迄今已歷八十三日，侵入之敵，其正南陣地尙膠着於上海市區之蘇州河沿岸至姚家渡之線，正西陣地仍膠着於北起太倉縣屬之瀏河口，經寶山縣屬之羅店、廣福、嘉定縣屬之南翔，以連上海市區之真茹，接至姚家渡之橫線上，其間南北之長不及五十五里，東西之闊不及四十里，總面積不及二千二百平方里，較之九·一一我軍扼守第一道防線之前，敵進展雖將五倍，然以之比較一·二八之役，在時間上我已多抵抗四十八日，被佔面積則僅三分之一（一·二八時我軍曾自動撤至距離租界沿邊二十基羅米達之地），種種得失，由於比較之觀念，即可確證我軍抗戰意志之堅強，戰鬪力量之雄厚，茲以現役爲主，分析各種數字，臚列如左：

作戰時間比較

一・二八

三十五天

八・一三（今天止，以下一律）

八十三天

比較增加

四十八天

八天。
（現役中我行運動戰時間共三十天，守第一道防線共四十五天，守第二道防線至今已有一
八天。）

被佔面積比較

一・二八

三二九七平方華里

八・一三

二二〇〇平方華里

比較減少

一〇九七平方華里

敵使用陸軍數比較

一・二八

七七〇九〇人

八・一三

一五〇〇〇〇人

八・一三之段

一一三

比較增加

七二九一〇人

敵使用空軍數比較

一・二八

二〇〇架

八・一三

三九〇架

比較增加

一九〇架

敵使用海軍數比較

一・二八

不明

八・一三

三九六八〇噸

【附記】一・二八噸數不明，艦艇總數約三十艘，航空母艦三艘。

敵官兵傷亡數比較

一・二八

二四一三人

八・一三

四〇〇〇人

比較增加

三七五九人

【附記】一・二八數字係日本政府公佈者，八・一三數字係記者個人估計，此種估計係依敵一再增援數目，以爲判斷，然兩數均不一定可靠。

敵侵華軍費比較

一・二八

一四八百萬元

八・一三

三三九二百萬元

比較增加

三二四四百萬元

【附記】各數均包含整個侵華軍費在內。

綜觀以上數字，足見現役中敵軍使用之力量，實已超出一・二八數倍，而得到之結果，反不及一・二八也。（十一月四日寫）

步兵奇蹟

八・一三之役

日本此次侵略我國，使用兵力既有五十萬，則已超過其常備兵額一倍有餘，恰如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征俄之數，我國使用兵力雖在百萬以上，但不及常備兵額二分之一，兩軍合計共在一百五十萬以上，較之一九〇四年日俄奉天之戰，超過一倍有餘，然日俄奉天之戰，二十餘日即告結束，現役竟已延至一百二十餘日，反有繼續擴展趨向，足見情勢嚴重之一般，所以能造成此種嚴重情勢，端在我軍抵抗力之堅強，但我軍在現役使用之兵種，實以步兵為主體，而步兵之裝備既不完備，兵器尤復缺少，在物質上全居劣勢之軍隊，倘與敵易地而處，早已完全瓦解，然終能表現如此成績者，蓋以我軍上自統帥，下及兵伋，無不深切認識抗戰工作在歷史上之神聖的意義，衛國軍人，自以保衛國土存續國運為職志，大義所在，不屑逃死，尤以各級指揮官確能服從領袖，運用部屬，而實踐「精神勝過物質」之教令，全軍將士均持堅定不移之意志，以赴成仁取義之大節，期立功於後世，求無愧於祖先，人人本此抱負，一往無前，直使世界驚奇，國人愛戴，此種心理戰勝之事跡，頻添歷史之佳話也。

在淞滬戰線上，如上之例，殆已不勝枚舉，記者於滬戰一月記中即以三事為證，茲再轉誌本文，

以明我步兵作戰之勇。

(一)八月二十二日攻擊匯山碼頭之役，除五輛坦克稍近機械化部隊外，餘爲步兵三營，衝入敵人數十年來經營之壁壘，傷亡雖衆，仍攻擊不已，卒將該碼頭一度佔領，殆至敵艦集中火力，封鎖匯山碼頭至天德路一帶連絡線，東西之敵又從兩翼夾擊，我進入之軍在此重大威脅下，猶不肯後退，甚至有一連官兵全被敵之燒夷彈焚死者，此種攻擊精神，宋希濂將軍喻爲歷史有名之日俄奉天會戰中日人之犧牲精神，亦遠不及此。

(二)九月五日寶山守城之姚子青將軍，以一營之衆，當敵海陸空立體戰術之威脅，苦撐三日之久，乃至全營殉城，此種成仁取義泱泱大國民風度，非有悠久文化及高尚德性所培育之軍人，曷克臻此。

(三)九月九日敵以戰車五輛猛衝我春江路陣地時，我軍兵士二名，身裹炸彈，橫臥公路線上，任其戰車爬進，轟然數聲，彈裂車燬，我士兵亦以身殉，是設計炸敵戰車二輛，該線竟轉危爲安，一二八敵屢作宣傳之「爆彈三勇士」，視此真瞠乎後矣。

以上三例，一證我軍攻擊精神之旺盛，雖踏湯赴火在所不辭，一證我軍抱誓死守土之決心，確具臨難不苟免之氣節，一證我軍抗戰之英勇，願以血肉之軀，吸取敵軍之新兵器，此種步兵之造就，雖翻遍戰史，亦無能望其項背者。

十月二十六晚，我軍退守第二道防線，開北擔任掩護任務之步兵一營及一機關槍連，奉命扼守四行倉庫，不及退却，遭敵包圍，環攻四日。均拼命抵抗，其間英軍兩次勸其安全撤退，概被婉辭，苦戰之第二日，在敵軍飛機大砲威脅之下，竟於倉庫屋頂升國旗，佈礮位，尤為英武果毅，四日間斃敵近百，陣地無恙，三十日奉到撤退命令，始全軍而退，其守也，奉命而守，以達成其任務，其退也，奉命而退，不為沽名釣譽而逗留，始終在「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鐵樣紀律下動作，實足為世界軍人之模範。

吾國步兵素質之優秀，實為奇蹟，茲篇所舉，不過聞見所及之犖犖大者，可傳之事，必已遺漏甚多，所以言此，一以堅我步兵之自信，一以堅我國人之共信，所信為何，即中華民國之步兵，已足與日本海陸空軍立體戰術之威脅單獨作戰矣。（十一月五日寫）

泰山鴻毛

上文中列舉淞滬戰線上吾國步兵之奇蹟，固爲歷史增光不少，然傷亡之慘重，則亦毋容諱言，良以物質上全居劣勢之軍隊，又遭敵人極殘酷之魔手，不但飛機大砲肆意轟炸，卽文明人類所禁用之毒氣，達姆達姆彈，敵均不顧一切，濫行使用，結果之慘，可想而知，但吾人仍能繼續抗戰者，其心理上之關係，實有不可磨滅之價值，記者敢於斷言，此種心理擴展一日，則抗戰進程必愈趨愈烈，而吾人理想之最後勝利，亦必由於此種心理所促成，茲特略爲抒論其事。

當記者涉足戰區，每值受傷將士搭乘自前線載回病院之車，雖則血肉狼藉，竟乏呻吟號叫之人，又遇不及搭車者，縱使肢體破殘，仍多掙扎道上，毫與怨懟之色，而最前線之鬪士，在敵軍巨大威脅下，均能從容抵抗，視死如歸，一奉出擊之命，更勵英勇無敵，卽在運動中之部隊，千萬人行軍行列，竟亦鴉雀無聲，腳枚疾走，當我軍退守第二道防線時，中山、眞北兩路，大軍如牆，而秩序絲毫不亂，試思曷克臻此，除以訓練有素爲答外，心理上之關係蓋難漠視，而此種心理自不能不求歷史爲之

解釋，日本施予我國之種種侵略，凡具血性者，無不疾首痛心，每當讀史至於黃海喪師，遼東割地以還，對於前人之懦弱無恥，誰不突萌憤懣瀚雪之心，及至國民革命運動勃發後，日本公然乘我新舊交替之餘，國基未固之際，短短六年中，搶去東北，侵犯華北，一再向淞滬挑戰，田中義一之夢想侵佔東北，再及華北、華中、華南，以至整個吞併中國，置東方文明古國於其鐵蹄之下，四萬萬五千萬人盡爲彼之奴隸，日本軍閥則圖加緊實現，吾國雖弱，眼見日寇蠶食鯨吞，不旋踵卽將兆亡國之禍，豈無從容就義，慷慨赴難之士，吾人雖愚，焉有不知台灣、朝鮮諸國滅亡後之慘，前車未遠，此生及時，大時代付與吾人之使命，端在今茲一戰，以確立國家之命運，創造歷史之新頁，故不論會受高等教育，乃至目不識丁之官兵，一經參加作戰，無不同德一心，與日寇誓不兩立，此種心理之形成，實由日本自食其數十年來對華侵略政策之惡果。

軍人既欲完成歷史之任務，抱必死之心，堅必勝之念，對於「死得其所」一語，尤須念念毋忘，人孰不死，「死得其所」實爲一生最難得最可貴之機會，對於此種機會之選擇，攸關其人生及子孫萬世之榮譽，豈可不慎，疆場廝下，同一死也，竟有泰山鴻毛之分，試問衛國鬪士，不能轟轟烈烈，

效命疆場，而徒老死牖下，則何益乎？故姚子青將軍寶山殉城之事，舉世同深敬仰，而朱耀華師長自戕謝罪之事，則難爲人示範，因吾人所望於衛國鬪士者，乃在守衛國土，保持陣地，陣地存，人固存，陣地亡，人豈庸獨存，以同一之死，不死於負責之時，而死於棄責之後，雖曰明恥，殆亦晚矣，如上兩例，不僅記者個人之認識如此。社會心理亦如此也，因掬誠敬之忱，寄語抗戰將士，三復領袖「精神勝過物質」之言，如遇報國時機之來，慎毋輕鬆放過，以污令名，以誤國事，死有重於秦山，亦有輕於鴻毛，吾人豈不能由兩者間抉擇其最有價值者耶。（十一月七日寫）

南戰場日知錄

八月十三日

敵沿租界北區於上午九時十五分向我市區警戒線進犯，滬戰於是揭幕，下午我封鎖長江江陰段江面。

八月十四日

八·一三之役

國府發表自衛宣言。

空軍上午在黃浦江開始激戰，圍攻敵旗艦出雲。

八月十五日

敵機大舉襲擊京滬，被我擊落三十一架，木更津、鹿屋兩航空隊精銳盡失，鹿屋隊長石井義江切腹自殺，上海日本總領事館海軍武官室被我機轟炸命中燒燬。

八月十六日

敵在浦東登陸，被我獨立砲八旅痛剿。

下午我封鎖黃浦江十六鋪段江面。

八月二十日

浦東登陸之敵，全部被我肅清。

八月二十一日

敵機轟炸上海南市難民列車，死傷千餘。

八月二十二日

我軍攻入虹口匯山碼頭。

敵在川沙口登陸，侵入羅店鎮。

八月二十三日

敵控制制空權。

吳淞被敵襲入。

八月二十五日

敵海軍發表「遮斷中國海岸線宣言」，自本日下午六時起，封鎖自北緯二十三度十四分，至三十二度四分，東經一百十六度四十分，至一百二十一度四分之中國海。（按即北起南通毋南沙，南至潮梅之海南灣。）

八月二十六日

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由京赴滬，在距滬一百公里途中，被日機故意襲擊致傷。

八月二十八日
羅店戰線敵聯隊長倉永辰治被我擊斃，鷹森孝負傷。

中蘇不侵條約公表。

八月三十日

敵軍砲隊擊中泊駐黃浦江之美國旗艦奧加士打號。

八月三十一日

敵機初襲閩粵、

淞滬陸上之敵總攻，吳淞再陷。

九月五日

敵襲沙龍口，入楊行。

敵海軍宣佈擴大封鎖中國海岸線，北起秦皇島，南至北海港。

九月七日

寶山陷落守軍九十八師五八三團第三營姚子青將軍所部全營殉城，光榮戰死。

九月十一日

我軍退守北起瀏河南至閘北之第一道防線。

九月十八日

我空軍大舉來滬夜襲，先後轟炸虹口敵陣八次。

九月二十日

敵機五十架於上午十時兩次襲擊首都，被擊落五架，下午四時襲蘇州，轟炸難民列車。

九月二十二日

敵潛艇在廣東海面擊沉我國漁船十二隻，香港海軍專家林爾拔脫證明確鑿。

九月二十三日

吳淞關北線最高指揮官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張治中因病辭職，朱紹良繼。

九月二十五日

八·一三之役

敵機九十六架，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半五次襲京，被擊落五架。

十月一日

市中心區之敵撤向兩翼增援，沿滬太公路進犯蘊藻濱。

十月三日

敵艦五艘載陸戰隊襲佔小橫琴島（在珠江口，距香港數里。）上海之敵使用毒氣及達姆彈。

十月六日

蘊藻濱之敵突過濱南，襲入嚴家灣、沈家灣、西六房。

十月十日

愛國青年分隊在租界作有秩序之示威遊行，宣傳抗日救國。

十月十四日

閘北我軍向敵突擊，步砲協同甚力，一度攻近北四川路。

十月十九日

意大利駐華大使館武官利比森由滬赴京，在蘇州被敵機襲擊。

十月二十一日

淞滬戰線我軍於夜間全線反攻。

十月二十六日

十八師朱耀華部抗戰不力，大場鎮失守，江灣、閘北我軍乘夜退守蘇州河南岸之線。

十月二十七日

八十八師五二四團第一營擔任掩護閘北退却任務，不及跟退，困守四行倉庫，苦戰四日。

十月二十八日

朱耀華引咎自殺。

十月二十九日

敵砲兵攻擊滬西我軍，砲彈落入租界，死英兵三名，傷六名。

八·一三之役

十一月一日

敵突破蘇州河，盤據吳家庫一帶。

十一月五日

敵艦載兵在杭州灣金山衛偷渡，攻入全公亭。

十一月八日

金山陷落。

我軍自蘇州河撤至青浦。

上海市警察局長蔡勁軍與五十五師一六五旅張彬將軍所部協力防守南市。

十一月十日

敵對南市總攻。

青浦，嘉善相繼陷落。

十一月十二日

黃浦江封鎖線破壞。

嘉定陷落。

十一月十四日

常熟、太倉陷落。

十一月十五日

崑山陷落。

十一月十六日

國民政府移駐重慶。

十一月十八日

嘉興陷落。

十一月十九日

常熟、蘇州陷落。

八・一三之役

十一月二十日

吳江及福山礮臺陷落。

敵設置大本營。

十一月二十一日

乍浦、平湖陷落。

十一月二十六日

長興陷落。

十一月二十九日

江陰、宜興陷落。

十一月三十日

廣德陷落。

十二月一日

溧陽陷落。

十二月二日

金壇陷落。

十二月三日

丹陽、郎溪陷落。

敵在上海租界遊行，愛國志士在南京路擲彈擊傷敵兵數名。

十二月四日

溧水陷落。

十二月五日

句容陷落。

十二月七日

宣城、灣沚鎮陷落。

八·一三之役

十二月九日

蕪湖、鎮江陷落。

十二月十一日

浦口陷落。

十二月十二日

美國駁艦巴納號載運南京外僑駛至安徽省境，被敵機炸沉。

十二月十三日

南京陷落。（十二月十四日補寫）

守上海

蘇州河東段，鏖戰已逾旬餘，黃浦江中游，敵騎突又進襲，日來朋輩盛額相詢者，多為敵我形勢及上海安危，立談之傾，苦不能盡，因為此文，稍舒所見。

在毫無江防之半島地形上，徒運用陸軍以盡保衛上海之重任，原爲備極艱難之工作，今竟支撐三月，良非容易，我國陸軍戰鬪力之強，業經博得世界之公認，衛國鬪士對於民族戰爭所盡之責，將來自有史家敬致褒揚之紀述，茲可不贅，現所提出者爲「上海應守乎」、「上海能守乎」之兩問題。

一·二八之役，吳淞、獅子林等礮臺被毀，淞滬停戰協定又拘束我於上海附近二十公里內不得駐兵，於是我在此區域內無法構築防禦陣線，敵則從容增強其侵略工事，八·一三之役，我軍應戰於此半島之上，明知租界北區敵有數十年經營之百餘據點，然終捨死圍攻，明知敵有優勢之海空兩軍協同，然終扼守第一道防線共歷四十五天，扼守第二道防線亦已十二天（算至今天止），所以如此者，非謂上海在軍事上有何等必爭之價值，實基於左列三種理由而作戰。

（一）吾人爲獨立自主國家，領土主權不可侵犯，今既一再受日本軍閥任意蹂躪，國民多悚於國難之嚴重，已自羣起同仇，衛國鬪士，自應率先立於最前線，以盡軍人保國衛民之天職，發動全面抗戰，以爭國家之自由，上海一隅既係我國領土，吾人當然竭力保衛，俾其完整。

(二) 上海爲中外薈萃之商務重鎮，人口三百萬，更兼密邇首都，總轄京滬、滬杭甬兩路之交要點，極佔地理形勝，此處之得失，在軍事上雖非絕端重要，而影響對外貿易，關係國際視聽，妨礙重要交通，實具有重大之意義，故我軍雖處不利之形勢，亦必全力以守，俾能阻敵輕入內地。

(三) 上海抗戰，適值敵軍正在華北大肆侵略之際，敵於南戰場狹小地區，使用巨大兵力，一切均不順手，又當國際視線集中之處，殊難暢所欲言，我軍控主客勞逸之勢，運用持久戰，致敵於疲敝之地，一以消耗其整個實力，一以分散其北侵力量，誠屬計之至得。

上海應守乎，試思具有以上三種理由，豈能謂其爲不應守。

如何始能守上海，吾人自應完全信賴領袖，服從領袖，軍事機微固不應多所置喙，然人人能見之事，亦有可得而言者三。

(一) 十月二十六日我軍退守第二道防線後，敵經五日之部署，集其主力以攻蘇州河南，仍師蘊藻浜故智，集中突破一點，一突右翼周家橋，再突中央北新涇，均遭我軍主力之打擊，三突左翼吳家庫，遂又造成二十一日前後蘊藻浜戰役之形勢，現被攻佔廳頭、虞姬墩、田肚宅、姜家宅、張宅、蔡家

宅一帶，成一縱深約六十米之弧線，僅此成績，已費十二日之經營，其精銳主力第三師團第五旅團之第六及六十八兩聯隊，傷亡殆盡（根據五日本報所載敵軍班長石黑榮一遺物「陣中日記」）。此線屹然不動，其原因在我中央及右翼全係主力部隊，左翼有重兵及堅固工事相配合，故能扼守至今，始終膠着，敵知必不可犯，遂又異想天開，本月五日繞由杭州灣之金山嘴偷渡，逕趨松江，實際不過二三千人，竟用汽球標語誑稱「已有一百萬人登陸」，試思蕞爾海濱，詎能容納百萬之衆，豈不彼此軋殺，自欺欺人，真乃無恥之尤，然其企圖則顯欲切斷滬杭甬鐵路，以行背後攻擊，惟此處之敵，前阻黃浦，與我隔江對峙，後被乍浦出剿之軍，浦東回師之衆，東西夾擊，斷其歸路，眼看欲以背後攻擊謀人者，竟將自食其果，不徒無損於我蘇州河戰事，且正投張發奎將軍之所好（根據郭沫若所記「到浦東去來」張氏答慰問隊之語云「我需要日本兵拿給我打，請你們給我多多備來。」）張氏向率鐵軍，名震遐邇，今爲一方統帥，必能大展經綸，此吾人認爲能守之一。

(二)我軍南防禦陣地在黃浦江之北，主陣地在松江城之南，北防禦線主陣地在蘇州河之南，蘇州河寬度不及五十米，已能扼守十餘日而不動，黃浦江寬度在六百米以上，且有浦東生力軍攔

任防禦之責，必不致立墜敵人背後攻擊之毒計，雖云現代戰爭因兵工之改進，戰具之發達，渡河並無何等之困難，然河汊仍不失爲據點之支撐部，土耳其韃靼之役，卽係明證，浦東我軍撤退之謠既明，十六鋪之封鎖依然有效，敵不致再事蔓延，黃浦江之局，亦不過蘇州河之另一相，此吾人認爲能守之二。

(三) 上海一地關係之重要，既如前言，故我防守此線之若干大軍，早奉有須與陣地共存亡之命令，而三百萬市民所期望者亦如此，能撐一日，必盡一日之力，倘真一旦不守，毋寧全部犧牲於陣地，以較另一損失，豈不更有價值，蓋吾人以弱敵強，不經長期抗戰，焉能獲得最後勝利，所謂最後勝利，不必期其及身而成。我能抗戰愈力，則最後勝利之來，反而愈速，因之全軍將士無須注意後此之事，本身卽在現陣地與敵拼命，此卽勝利之根因，如斯信念，日來記者所接觸之官兵，所言無不相同，心理戰，實已發揚無遺，人人既抱必死之心，堅必勝之念，自能運用現局，尋出敵之弱點，予以重大打擊，而完成抗戰之神聖的任務，此吾人認爲能守之三。(十一月七日寫)

跋文

一·二八之役，余適在江蘇省政府服務，奉命參加戰區救濟委員會，隨顧主席等結成考察團，遍歷淞滬戰區，考察所得，曾就個人觀感所及，爲文發表於文華畫報，時逾五年，又逢暴日侵滬，造成八·一三之役，因受本職驅使，出入戰場，直至上海陷落，社命派赴香港工作，始與我軍絕緣，回憶三個月來目擊我軍抗戰之英勇，茲經再檢所記諸篇，自愧未能表彰其偉大精神悲壯事蹟於萬一，前因朋輩慫恿，曾將別張治中將軍以上二十二篇，命名上海之戰，一度付梓問世，時僅三日，初版卽已告罄，而索者紛至，苦無以應，足見國人對於抗戰之熱情，因再增收在滬漢兩地大公報發表之滬戰一月記等九篇，擬予再版，時值滬版大公報拒受日軍檢查，自動停刊，原稿亦告遺失，事乃未果，然爲保存五年前之教訓，及此次抗戰之初期紀錄，俾爲長期抵抗作一參考，乃窮兼旬之力，再爲蒐集，期得刊行廣播，使國人能熟憶此光榮燦爛之淞滬抗戰的偉大歷史，其中原有不便發表之處，現既時過境遷，無再祕密之必要，亦爲逐一補正，庶幾稍存抗戰史蹟之真象。

南戰場之事，自淞滬抗戰至南京陷落，誠可劃一階段，由於上海之戰，在時空上所給吾人之寶貴教訓，有不應忘者六事。（一）作戰計劃不定，決心忒少，尤其缺乏旺盛企圖，以致常立被動地位，此為戰略上失敗之關鍵。（二）指揮官缺少指揮大部隊之實戰經驗。（三）一師兩旅之編制，不合抗日之用，因其步兵忒多，礮兵忒少。（四）總預備隊忒少。（五）指揮官能直接指揮之基本軍隊忒少。（六）指揮上多不統一，各兵種不能發揮協同的效果。余為擁護抗戰，謹掬至誠，抒其所見，供諸將來之參考。

本書承張胡兩先生惠賜序文，對於後進如此獎掖，當更竭其棉薄，期以工作答謝盛情。又除本書而外，余尚寫有滬戰祕話二種，可為本書之輔，至余在淞滬戰線之工作經過，則以長文自白，命名兩極，現方在大風旬刊發表也。

楊紀跋於香港大公報館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

(93632)

滬戰實錄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印刷必究

編著者 楊

長沙南正路五號

發行人 王

長沙南正路五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發行所

漢口、重慶、成都、西安、南昌、金華、廣州、梧州、昆明、貴陽、香港、汕頭、福州

(本書校對者林愷民)